

Ch00-01-釋經題

妙法蓮華經淺釋

法界佛教總會創辦人宣化上人講於一九六八年美國金山聖寺(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號開始，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日結經，共兩年)。

法界佛教總會錄音監製

妙法蓮華經

這個講經啊，有依照天臺教來解釋，有的依照賢首教來解釋。天臺，這智者大師創立的。在這個天臺教裏邊，分有五時，八教。

這【五時】呢，第一，就是華嚴時。第二，是阿含時。第三，是方等時。第四，是般若時。第五，就是法華涅槃時。在這五時裏邊呢，又分出【八教】這八教，就是藏教、通教、別教、圓教；還有，頓教、漸教、秘密教、不定教，這叫八教。

那麼在這五個時候啊，這有個比喻，比喻什麼呢？比喻啊，從牛出乳，從這個牛身上啊，或者牛乳。

第一，是「**華嚴時**」在佛啊，成佛了之後，首先呢，說的《華嚴經》。這《華嚴經》啊，在我們人世間呢，僅僅一個下本；這有上、中、下三本。上本，中本，都在龍宮裡保存著。這個下本啊，是龍樹菩薩，他把人間的所有的這個文字都學盡了；那麼他啊，又到龍宮裡去啊，讀誦藏經；那麼這個下本呢，就是他在龍宮裡記出來的。因為龍樹菩薩，有過目不忘的這種才能，他到龍宮裡啊，看這個《華嚴經》，看了一遍，把這個下本呢，給帶出來。

那麼佛說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說了二十一天。在這二十一天演大華嚴的時候啊，只有菩薩聽得見；而這個小乘的人呢，這個羅漢呢，和比丘啊，都看不見的。所謂：「**有眼不見盧舍那**」雖然這個有眼睛，可是啊，看不見呢，釋迦牟尼佛現的千丈盧舍那身，現這一千丈的盧舍那身，這麼高的法身。

那麼這個千丈盧舍那身呢，我們以為是很大的，其實也不是很大的，為什麼呢？你比較阿彌陀佛，比較起來啊，那相差太遠！你看，阿彌陀佛那個白毫，就眉間那有一個白毫相，這個白毫相宛轉就有五個須彌山那麼樣大；阿彌陀佛那個眼睛啊，就有四大海那麼大，那真是個大眼睛！

這個眼睛有四個大海那麼大，啊，四個大海，一個大海我們人呢，就不知道有多大了？這有四個大海那麼大。那麼這種偈頌啊，是誰作出來的？這都是開悟的那些過去的祖師，他見到阿彌陀佛這個相好莊嚴呢，就寫出來的這個偈頌，紺目澄清四大海。

若比較阿彌陀佛這個白毫相，和這個紺目，那還小之又小！所以這個千丈盧舍那身，並不是很大的。可是啊，二乘人看不見，看不見這個盧舍那身，有眼睛是有眼睛，但是看不見盧舍那佛的身。

啊「有耳不聞圓頓教」二乘的人，就是啊，這個聲聞、緣覺，也有耳朵，可是啊，聽不見佛所說啊，這個華嚴，這個大法。所以呀，這個時候，釋迦牟尼佛所說這《華嚴經》只是啊，教化這個大菩薩的，十方諸大菩薩摩訶薩，教化菩薩。

這個華嚴的時候，就比方啊，從這個牛身上，出這個牛乳一樣。這又好像啊，什麼呢？好像那個太陽剛要出來，剛出來的時候。太陽出來的時候，先照高山，這高山呢，因為它高，所以呀，太陽就先照，照這高山。

這就比方什麼呢？比方啊，佛所說的這個法呀，啊，就好像太陽啊，一樣。

那麼先給這個菩薩說法，這個菩薩呀，就比方一切的高山，菩薩因為在一切眾生裏邊是最高的了，所以也就比方是高山。

這就啊，是第一個時候，所說的是華嚴。啊，這華嚴呢，就是啊，『**大方廣佛華嚴經**！』

那麼這七種立題裏邊的呢，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它就是具足一。大方廣，啊，是個法。佛，是個人。那麼華嚴，就是個比喻。所以呀，這個七種立題裏邊的，啊，具足一，就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是第一個時候先說就是華嚴。

第二個時候呢，就說的「**阿含**」阿含呢，是印度話，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無比法」沒有再比啊，可以比這個法。就是所有的外道的法，都不能啊，和這種法來比了，啊，高出一切的外道法。這是小乘的，小乘教，啊，講的是阿含的時代。

這就像啊，什麼呢？從那個牛乳裏邊呢，又出酪。這個酪呀，就是在牛奶裏邊呢，煅煉出來一種東西，啊，可以呀，小孩可以吃。因為這個剛從牛

身上取出這個牛乳啊，那麼它這個力量啊，很大的，補養性啊，很足的，所以比方啊，華嚴時代。

那麼阿含時代，就是從乳出酪，從這個牛乳裏呀，就變出這個酪。這個酪呀，大約就小孩子啊，很，吃的很相當的，就小孩子吃的牛乳，那麼這是阿含時。這是啊，這五時裏邊呢，這兩個時候。

第三，就是「**方等時**」方等時啊，所說的經典，就是方等部。方呢，就是四方；等啊，就是平等。那麼前邊講這華嚴經，這屬於頓教，但是啊，又兼這個漸教。這個阿含時呢，就叫藏教，就屬於藏教的，三藏教。方等時呢，就屬於通教。怎麼叫通教呢？它啊，因為「通前通後」，它又通到前邊這個阿含，又通到後邊般若，所以呢，方等就屬於通教。

這個第四呢，就是「**般若時**」般若，這般若屬於什麼教呢？般若屬於別教。那麼第三呢，這個方等時，這個就好像啊，從那個酪裏邊呢，又提煉出來教生酥，這種的東西叫生酥。這種東西啊，就是小孩子、大人呢，吃都可以的，都沒有什麼害處。這就是啊，小乘人也可以學，大乘人也可以學，小乘和大乘，都可以研究這種經典。

這個時候啊，在這個第二的阿含時啊，就好像那個太陽啊，出來有十幾丈高了；十幾丈高啊，把這個山谷啊，黑暗的地方啊，也都照到了，所有的先照高山，次照幽谷，其次照這個山谷裏邊呢，太陽剛出來照不到的地方，那麼太陽出來幾十丈高，就可以把這個幽谷也都照得見的。就言其呀，最小的這個小乘人呢，也都可以懂這個佛法了；最愚癡的人，也可以明白這個佛法了。

那麼這個方等時呢，就太陽啊，大約在這個九點呢，到十點鐘這個時候，這叫啊，這個方等時。這個太陽啊，高山也照到了，平地也照到了，這叫啊，從這個酪裏邊呢，又提煉出來生酥，這是啊，方等時候的教義。

在這個方等以後，就是啊，般若時，般若屬於別教。別教呢，這是大乘的初門，到大乘啊，剛剛要到大乘的裏邊。怎麼叫別教呢？別教是「別前別後」，所以呀，叫別教，與前面的教也有分別，與後邊的法華、涅槃這個教也有分別；所以和前邊那個通教也有分別，不同的，所以叫別。

這個別教呢，就比方啊，從這個生酥裏邊又提煉出來啊，一種熟酥，這種熟酥。那麼這種東西呀，那麼大人呢，吃這是很相當的。所以別教呢，就屬於大乘的初門。就好像啊，由十點到十一點這個時候了，十點到十一點

的時候；這是啊，太陽阿，普照大地；可是啊，還沒有到這個中午的時候，這是啊，這個別教。

那麼第五的時候啊，第五這個時候就是「**法華涅槃時**」就是啊，現在我們所講這一部經。你不要把這個法華這一部經啊，看的輕了，這一部經啊，是佛呀，究竟的極談，是最究竟的一種法門。他所說的阿含、方等、般若都是啊，為的這個法華經來鋪路的，都是為著要說《法華經》才先說呀，其它的那四時的經典。

說其它那四時經的時候啊，都是準備呀，將來說《法華經》的。所以這個《法華經》啊，叫「**開權顯實**」前邊呢，那個阿含、方等，般若，以及啊，華嚴，那都叫是，什麼呢？「**為實施權**」他是為什麼說的那個法？就是為的《法華經》。那麼現在呀，到這個法華會上，這叫「**開權顯實，廢權立實**」把以前那個方便權巧的法門都不要了，都取消了，就是啊，留這個《法華經》。

這《法華經》啊，是佛的真心。這《法華經》啊，是佛的真身。這《法華經》啊，是佛的法身。這《法華經》也是佛的應身。這《法華經》啊，也是佛的報身。所以呀，研究佛法的人，如果不把《法華經》研究通了，那

還沒有得到啊，這佛法裏真正的這個滋味。

這個真正的佛法的妙義，就是在這個《法華經》裏邊。所以這個法，才叫「妙法」。所以這個法，這一部經，才比方啊，是「蓮華！」

這蓮華呀，是華中之王，華中啊，最名貴的一種華。它是啊，處汙泥而不染，雖然它的根在泥裏長出來的，可是又隔著水。所謂啊，「在塵出塵」在這個塵裏邊，而超出這個塵。這個蓮華呀，是一種妙華，妙蓮華。這妙蓮華，是華中最名貴的一種華。那麼這一部經呢，也是經中啊，最究竟的一部經。

所以呀，在佛教裡有這麼兩句的諺語，這諺語就說的，說，『開慧的楞嚴』開智慧的，就是楞嚴經。『成佛的就是法華』想要成佛呀，一定要學法華經。所以這法華，和楞嚴這兩部經啊，在佛教裡頭，佔的地位是最重要的。

尤其這一部《法華經》，所有一切經典，都是為了《法華經》而說的。所以《法華經》也是經中之王，經裡邊的，在這個經典裡邊的，是一個王子。所以我們現在能研究這《法華經》這真是啊，也是妙不可言，也是啊，最微妙的。

那麼在這個般若的時候，究竟怎麼叫「般若」呢？這般若是梵語，因為啊，它有三種的意思，所以「多含不翻」，「尊重不翻」，這也尊重這個般若，說般若呀，尊貴，啊，所以就不翻。又者，這個般若具足三義，這三義是什麼呢？就有文字般若，有觀照般若，有實相般若。

什麼叫「文字般若」呢？這文字般若，就所有的，包括一切的經論，經、律、論，啊，這都屬於文字般若。不要誤會說這文字啊，是世間的文字；這是出世間的文字，並不是世間的文字。世間的文字啊，談不到般若，只可以說是世間的智慧，世智辯聰。

「觀照般若」觀照啊，是觀，就是觀想；照呢，就是明照。那麼觀想以這個智慧來觀照，啊，來照了，照了這個一切諸法。好像那個《心經》上說，說，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般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」啊，這就是這個「照」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就是這個照，觀照。你以你的智慧，觀照這種的般若。

又有「實相的般若」實相，什麼叫實相呢？「實相者，無相也」啊，本來也沒有相，沒有相，但是是具足一切諸相，包含一切諸相；一切諸相，都

是從這個「無相」流露出來的。所以呢，這實相般若。

以這個文字的般若，用這個文字的般若，來呀，生起這個觀照的般若，生出這個觀照的般若。以觀照的般若，而達到自己呀，本有的自性裏邊這個實相的般若，這叫啊，般若，這般若時候。這般若時候啊，就屬於熟酥的時候，將要到中午的時候還沒有到。

這法華時，這法華，就是日正中天，太陽啊，正到這個中天的時候，徧照大地，無論高山也好，幽谷也好，平地也好，任何的地方都照到了，那麼這叫開權顯時的法門。這就是啊，佛出世的一大事因緣為的什麼？就是為的要說『法華經！』

所以我們現在能聽到這個《法華經》能聞到這個《法華經》將來能了解《法華經》內容的妙義，這真是啊，在無量劫以前種諸善根呢，才能遇著這種啊，微妙不可思議的經典，這種法會。所以呀，這是一種最奇妙的一個法會。

那麼佛一生，就為的說《法華經》我們現在能聽這佛所說的《法華經》這
是啊，應該每一個人人生大歡喜，啊，生稀有想啊，哈！你想想，在你們

美國人，以前，開國這麼多年，哪一個人正正式式的，啊，聽過這個《法華經》啊，聽過《楞嚴經》啊，沒有的！

只有看一看那個翻譯的，啊，也好像啊，那個螞蟻啃西瓜似的，螞蟻啃西瓜，螞蟻啃西瓜在外面啃來啃去，也得不著味道。自己看經典，就和那螞蟻啃西瓜是一樣的。那西瓜裏邊是甜的，但是牠嚐不著味道，啊，只在外邊轉來轉去啊，圍著那個西瓜轉；轉多久的時間，也沒有法子知道其中的味道。

我們現在呢，是把這個西瓜開開，我們這些都人，不是螞蟻，那麼在這個把裏邊的滋味呀，都可以嚐到。

那麼這《法華經》在五時五味裏頭，五味裏頭，五味，就是牛乳、酪、生酥、熟酥，最後是個醍醐，醍醐，這叫啊，無上醍醐妙味！以醍醐啊，作這個教相。這個醍醐呢，就是這《法華經》的滋味。這個醍醐據說啊，這是世間上啊，最稀有的，最美妙的一種味道。

所以這個《法華經》也就是啊，像這個最好吃的東西，再沒有那麼好吃了，啊，那麼現在我們把這個《法華經》打開了，這個味道，就等著每一個人

自己去咀嚼去，自己去嚐一嚐這個味道。

Ch00-02-釋經題

妙法蓮華經

第五個時候，就是說的法華涅槃時，這個法華經啊，佛說法華，說了八年。

涅槃經，說了一日一夜。所以說啊，法華涅槃共八年。

這法華經，叫「妙法」，在佛一生的目的，也就是說這個法華經。這法華經叫「純圓獨妙」純圓呢，就是純粹的圓教，沒有夾雜藏教、通教、別教，就是單單的圓教。所以在法華經啊，是最重要的，在佛教裏頭。

學佛法的人，若沒有讀誦過法華經，沒有聽過法華經，那根本就談不到明白佛法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佛最終的目的就是法華，這是最重要最重要！那麼你是一個佛教徒，對這一部經若不認識，那豈不是就不認識佛法。為什麼不認識佛法？就因為沒有明了這個「妙法」，所以就不認識。

這個法華經，好像日照中天，所有山河大地，森羅萬象，無論你是幽谷啊，

是喬木啊，是任何的地方，都得到這種的光明徧照。所以在法華會上啊，人人都要成佛的。

啊，以前講楞嚴經的時候，我不說過，「若人散亂心，入於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」這是啊，釋迦佛給我們一切的人授記。說是啊，這個人呢，他不要專一其心，他以這個散亂心到這個塔廟裏邊，或者到這個佛塔裏邊，或者呀，到到這個廟裏邊，一稱「南無佛！」就是這麼念一聲「南無佛！」皆共成佛道，一定會成佛的。

或者，這麼單合掌，這叫單合掌，舉起來一個手，那麼叫單合掌；不過這個單合掌啊，是不恭敬的。雖然最不恭敬這個禮，就這麼一個單合掌對著佛，乃至小低頭，或者這麼少少的低一低頭，皆共成佛道，也都成佛的。所以我們現在呀，啊，到這又拜佛、又念佛，這將來一定成佛的。

可是啊，說是，單合掌，小低頭，散亂心都成佛，我現在這麼樣誠心，啊，這麼樣禮拜，那我這個功德可大了，也不要生這種的驕傲心，也不要生這種的自滿的心。雖然說是啊，單合掌，小低頭，或者散亂心，念佛成佛；可是我們現在明白佛法，就要啊，在這個誠心上，再加上誠心！這恭敬裏邊，更加的恭敬！這才是啊，對佛教啊，勇猛精進。所以不能自滿，說是

啊，那麼他單合掌，小低頭，散亂心都成佛，我現在也不要修行了，將來我也成佛的，不要有這種的自滿的心。

在這個法華會上，既然是圓教，在這個八教裏頭，四教裏邊，它是屬於圓教。四教是什麼呢？就是「藏、通、別、圓」這是四教，這叫「化法四教」有「化儀四教」合起來叫八教。

這個化法四教，和化儀四教，就等於啊，這個藥方，和這個藥味一樣；那麼你單單開這個方，若沒有人用這藥呢？是這個病不會好的。單單有這個方，說這個方，治什麼病的，可以的！但是得要用這個藥；用這個藥之後啊，這個病才能啊，沒有的。所以有這個頓，漸，秘密，不定，這叫啊，合起來就是八教。

怎麼叫「頓」呢？那麼這個圓教，就是最圓融的了。啊，最圓融了，如果再加上一個頓，這個頓，就是立刻成佛，不需要等著，即刻成佛！這頓根的眾生，這個「頓」呢，不是那個遲鈍的「鈍」，這個「頓」呢，就是即刻就覺悟了，不是金字邊呢，加上一個屯字的鈍；這個頓，是這個屯字加一個頁字；就是頓然，頓然開悟，頓呢，就是很快的，頓。

六祖呢，就講頓；那個神秀大師就講的漸。「漸」，就是慢慢的，一步一步的去修行。頓呢，就是豁然開悟；漸，慢慢的開悟。

「秘密」，秘密的，佛所說的秘密的教。這秘密的教，什麼是秘密的教呢？就是這個所說的咒，這一切的咒，這叫秘密的。這個秘密的呢，是「為彼說而此不知」啊，為其他的人講的法，那一個人知道，這一個人就不知道。

「為此說而彼不知」為這一個人說的法，那一個人也不知道，互不相知，這叫秘密，秘密教。

這個「不定」教，這個不定教啊，說法沒有一定。所謂這個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沒有一定的法，無有定法。那麼既然沒有一定了，它這是，法是活動的；活動的法呢，就離一切執著。所謂「因人施教，因病下藥」因為這個人呢，給他這種的教化；因為人有這種病啊，就給他這種的藥來吃，對症施藥，對他這個毛病來說法，這叫不定教。所以呀，這合起來這叫八教。

「分五時」，這八教啊，在五時裏頭說的。「五時啊」，啊，就是日出時，明照時，反照時，正照時，這個第五啊，就是這個法華涅槃，這是日正中天，人呢，甚至於連這個影都沒有了。所以在這個法華經啊，不要說能聽

過講，就聽見這個法華經的名字啊，已經就種諸善根了，這個名字都不容易聽見的，『妙法蓮華經』這個名字啊，不容易聽見的。那麼這叫五時八教。

這個佛所說的法，都沒有超出這五時，和八教；由佛，成佛，啊，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，完全是為的這個法華經而說法。所以以前呢，說『大華嚴』這個小乘的根性的人，不能接受；以後啊，佛就啊，「隱大示小」把這個高深的理論呢，就不講了，就講這個很淺顯的這個道理，很淺的這個道理，就是「阿含」。

這個阿含呢，為引這個二乘人呢，來發心，所以說阿含。阿含，然後再說這個「方等」這是一步一步的。方等以後，這又說了「般若」教人呢，生智慧。生智慧，有智慧才能啊，達到這個法華經這種妙法的階段，才能啊，夠這個聽法華經的程度。

可是啊，這個法華經啊，是最難得聞的，最難呢，遇到的！釋迦牟尼佛當時說法華經啊，就有五千個比丘，都站起來就走了，退席，啊，不聽了！一聽佛所說這個法呀，這太不可信了？太不可信了？所以呀，這些個比丘就都站起來跑了，五千個，五千退席。

你算算，當時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啊，釋迦牟尼佛講法華經的時候，有五千個都跑了！那麼這是啊，很不容易相信的！所以，這個佛說這個法華經的時候說，止！止！止！說了三個止！怎麼，止什麼呢？就說啊，我不講了！我不講了！啊，我不講這個法華經了！為什麼呢？**我法妙難思啊！**

我這個法華經這個法呀，太妙了！難思難議呀，這個人呢，不容易相信的？我都是不要說了，不要講了！但是這個舍利弗，就啊，一定要請釋迦牟尼佛說法，說這個『妙法蓮華經』

釋迦佛，啊，辛苦了幾十年，就是預備啊，說法華經，所以這叫啊，「為實施權」就是為這個法華經這個圓教，實相的妙理，而才呀，說「阿含」、「方等」、「般若」。

那一些啊，以前所講的那些法會，都是啊，為這個法華經來鋪路。好像修馬路，修馬路啊，預備到紐約去，或者到華盛頓美京去；啊，這個路一開始修的時候，就為的到美京華盛頓去；修了很多年，才到了這華盛頓，到了這個美京華盛頓。可是啊，雖然路修出來了，有一些個人呢，也不願意到這個地方去，說那你有路是你願意修這條路，是你修的，我不去，我不

到那個地方去。所以這五千退席也是這樣子。

現在我們講這個法華經，啊，這真是啊，這個世界，整個三千大千世界，都會呀，放光的！十方諸佛菩薩都特別歡喜的。我們研究佛法呀，的人，一定要忙裡偷閒，啊，在百忙之中，來聽這個佛法，這是最妙的一部經！

這個最妙的一部經，我們如果若錯過這個機會，就得不到這個妙了；得不到這個「妙」，就變成不妙了！所以我們人人呢，都不要不妙，要找這個「妙」！那麼想要找這個「妙」字，就要下一番苦功，在忙裡偷閒，來研究這個妙法，能以有一種啊，堅固的心，來研究這種妙法；那麼這種妙法，必須要有堅固的心才能明瞭。

Ch00-03-釋經題

在講每一部經前邊，先講這個七種立題，和五重玄義這是啊，天臺家的一種規矩。這個七種立題，這是以前已經講過，有很多人知道了，但是還有人不記得，還有人呢，沒有聽過，所以呀，現在再把它重複一下。

這【七種立題】呢，就是單三、複三、具足一。單三呢，就是單單的有這

個三種。複三呢，就是重複的，有兩個合起來的，那麼立一個經的名字。

具足一呢，就是完全這三種。

「單三」是什麼？就是人、法、喻，這單三。或者「單人立題」：單人立題，譬如《佛說阿彌陀經》這佛，是人，阿彌陀也是人，所以呀，這叫啊，單人立題，單用這個人來代表這一個經的名字。因為這個彌陀經啊，它是講的西方淨土法門，極樂世界阿彌陀佛，所以呀，就用這個「阿彌陀佛」這個名字來代表。

為什麼有的極樂世界？就因為阿彌陀佛他發的願，在因地的時候啊，他做

「法藏比丘」，發了四十八大願！這四十八願呢，願願都是度一切眾生啊，生極樂世界，將來成佛的。所以這一部經啊，就用這個「阿彌陀佛」這個名字來代表。

這一部經啊，非常重要的，這個佛法到最後末法時代呀，夏天已經講過，先先的就是《楞嚴經》啊，沒有了；因為《楞嚴經》啊，講的太，把這個世間的道理呀，萬事萬物講的很詳細，可以說是啊，洩漏天地的秘密！於是乎啊，到末法時代這個《楞嚴經》就先滅了，先沒了。

那麼《楞嚴經》沒了之後，其它的經繼續的沒，沒到最後啊，就剩《阿彌陀經》所以呀，這個《阿彌陀經》啊，是在佛教裡頭它是最後才沒，最後沒有。最後沒有《阿彌陀經》然後就剩什麼呢？就剩『南無阿彌陀佛』這六字洪名，在世界上再住世一百年！

然後啊，這六字洪名也又減去兩個字，就剩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啊，又在世界上啊，住世一百年！以後這佛法完全斷滅了，完全沒有了。完全斷滅了，這個世界人呢，也就沒有多少了！那時候，啊，三災八難，一切一切的事情都發生，這個**世界就毀滅**！

所以我們人呢，對阿彌陀佛這一部經啊，也應該特別注意的，因為在末法時代呀，這個淨土法門呢！對一切的人呢，最對機的。可是這個末法時代，也有正法時代，也有像法時代，以前我也講過。

好像在這個沒有佛法的地方，以前沒有聞過佛法的這國家，現在啊，初初聞佛法，這可以說是也就是正法時代，啊，這個法呀，剛傳到這一個國家，這正法時代。所以呀，現在美國這很多人歡喜打坐，歡喜研究佛法，一點一點就開這種的佛教的風氣，這可以說是正法時代。那麼這《阿彌陀經》就是單人立題。

「單法立題」：就什麼經呢？《涅槃經》這個涅槃是法，「涅槃者不生，涅槃者不滅」就是不生不滅，沒有生滅這種法，那麼這單法。

「單喻呢」：就是《梵網經》這個梵網啊，是這個大梵天王的前面呢，有那麼一個網羅幢。這網羅幢啊，是個圓筒型的，圓筒型啊，又有孔，它怎麼叫網呢？就好像魚網似的，但是可不是打魚的，這是啊，這個莊嚴的。因為大梵天王啊，啊，他歡喜呀，把他那個宮殿設備的最壯觀，最美麗，所以呀，懸掛這麼一個網羅幢。這個網羅幢啊，每一個孔它有一粒寶珠，這個寶珠啊，就是放光的這種寶珠，叫夜明珠，白天它也發光，晚間它也發光，每一粒珠放在每一個孔裏邊，這個所以呀，這光光相照，孔孔相通啊，這光和光互相照耀，孔和孔啊，互相通達著，這叫梵網，《梵網經》。

這個《梵網經》呢，就是《菩薩戒經》《梵網經》就是《菩薩戒經》也就是啊，說的這個菩薩戒呀，啊，為什麼用這個梵網來代表它的名字呢？就是說這個戒呀，就好像那一粒寶珠那麼樣放光的，你若能守著戒，啊，這就啊，有光明，所以叫《梵網經》這是單三。

「複三呢」就是啊，有這個人法立題。什麼叫「人法立題」呢？好像那個

說《文殊問般若經》文殊菩薩是個人，般若是個法，這有一部般若經叫《文殊問般若經》啊，文殊菩薩，他是大智大慧的一個菩薩，那麼他問這個般若，般若更是這個智慧人，才能問這個智慧法，才能問這個有智慧的這個法。他若不是一個智慧人呢？也就不會有問這個這種智慧法。這《文殊問般若經》這是啊，人法立題。

還有「**人喻立題**」：人喻呢，就好像《如來師子吼經》如來，是佛的一個十號之一；師子吼，啊，如來所說法，就好像那個獅子吼似的，那獅子啊，一吼，百獸皆懼，你一切的，哦，無論你是狼、蟲、虎、豹，什麼惡獸啊，一聽獅子吼啊，就都老實；啊，甚至於嚇的屁滾尿流啊，哦！就不知怎麼好了？所以呀，這《如來師子吼經》這是叫人喻立題。

「**法喻立題**」：什麼叫法喻呢？就是本經。「妙法」就是法；「蓮華」就是喻；這叫法喻立題。以這個妙法，和這個蓮華，以妙法，啊，配這個蓮花，來作為這個經題，這一部經啊，就叫法喻立題。

那麼「**具足一**」啊，今天已經講過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就是具足一的這個經的名字。

啊，研究佛法的人，一定啊，對於這個七種立題呀，要把它，最低限度，也能記得可以隨便講的出來。如果七種立題都講不出來，那你就不是一個研究佛法的人。

在這個《大藏經》啊，分門別類有很多種，經典是有幾千卷那麼多；但是啊，都不出這七種的立題，所以呀，這是看經典的時候，你一看這個經典，就應該知道這部經啊，是以什麼作這個經的名目。你把它認識了，然後你自然就可以深入經藏；你能深入經藏，才能智慧如海。你若不認識？連個名字你都不認識？啊，說什麼叫《涅槃經》？啊，我不懂啊？你不懂？連個《涅槃經》的名字都不懂，你看《涅槃經》又有什麼用呢？

所以呀，啊，說是啊，我見到一個人，我見到這個人呢，和我最好，很好的朋友，很重的交情。那麼你這個朋友姓什麼、叫什麼？啊，那我就知道了？他姓什麼，叫什麼我不知道，你說這叫一個什麼好朋友？啊，你那就是連他的名字你都不認識，怎麼能可以成你作為你的好朋友呢？由這個，這個經典也是這樣子。

你既然對你的朋友名字你都不知道，那麼你朋友在什麼地方住，你也不會知道？你朋友在什麼地方住你既然不知道，你朋友做什麼的也不知道？這

就和這個經典的意思一樣。你連經的名字都不認識，你就不能深入經藏；不能深入經藏，就不會智慧如海；不會智慧如海，那你學一輩子佛法，還是那麼笨粗粗的，還是那麼蠢笨！所以這也是，這七種立題是很要緊！

七種立題，那麼每一個人能認識，對佛法啊，也就可以呀，去研究。那麼又有「五重玄義」這五重玄義是什麼呢？就是「名、體、宗、用、教」。

「名」，就是這一部經啊，以什麼做它的名字？「體」，這個經的這種法體是什麼？那麼法體也知道了，又要知道它的「宗」，宗旨，它的宗旨是說的什麼？宗旨知道了，又要知道它的「用途」，這個用途是幹什麼的？它用途也知道了，然後又要知道它這個「教相」，這個教相。

為什麼這樣子呢？這也好像我們這個人一樣。我們人呢，首先要有個名字；姓張的叫張三，姓李的叫李四，各有其名。那麼張三他這個身體多大、多高、多長、啊，多重呢？他這個體是什麼樣子呢？啊，他這個身體健康不健康呢？這要認識它。

那麼他身體健康了，他這個人以什麼作為他自己的宗旨呢？他是做生意的？是讀書的？是做工的？啊，士、農、工、商、官，他是哪一行啊？啊，

知道了。喔，他是個讀書的，以讀書為宗旨。那麼讀書又有什麼用處呢？單單讀這個書，讀完了，是不是讀完了書就預備睡覺呢？不是的。讀完了書啊，他要發展它的用途。

啊，讀科學的，就要在科學裡邊發展。讀哲學的，要在哲學裡邊發展。讀文學，讀建築的，他要做工程師，他的用途就是工程師。讀這個文學的，或者讀教育的，哦，他的用途將來是教育人才的，這是各有所用。

所以呀，這個經也是這樣子，經也有它的用途。那麼他的用也知道了，他體也知道了、宗旨也知道了、名也知道了，究竟他這個身份是個什麼呢？哦，他是個教授，或者他是個總經理，或者啊，她是一個家庭主婦，或者啊，總而言之，他各有他的身份，這就判明啊，他這一生的將來的成就。那麼經呢，也是這樣子。

那麼這一部啊，以什麼立名，作它的名字？方才都有講，七種立題已經講過，就是以「法喻」作它的名字，法喻，就是這一部經的名字。

妙法蓮華經

在這個五重玄義，第一，就是「釋名」解釋這個經的這個名字，這是第一個玄義。那麼這一部經啊，是以「妙法蓮華」為名。「妙法」是個法；「蓮華」就是個比喻。因為「妙法」人不容易明白，所以就用這個「蓮華」來比喻這個妙法。所以這一部經呢，就是以「法喻」為名。

究竟妙法，什麼叫妙法？這妙法呀，我知道，是啊，很妙的，不錯，你這回呀，真明白！那麼很妙的，很，是很的意思，是英文叫什麼？very，very good，very，very wonderful！究竟這個妙，到底是很妙，妙到什麼樣子上呢？妙到什麼程度上呢？啊，說，那我就不知道？你不知道啊，現在我來告訴你。

這個「妙」啊，就是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你的心來想它。不可以言議，不可以心思啊，是心裏啊，你想，想來想去也不明白；啊，你若想明白了，那就談不到妙了！就是你想不到的，你想也想不到的。那麼想不到，更不可以說得出來了，說不出來的。那麼說不出來，總而言之，不能說，說不出來，就是個妙，還要說！說並不是妙，說的是什麼呢？說的是形容這個「妙」，是講這個「妙」的意思。

究竟這個「妙」的真正什麼樣子？啊，那就是**唯佛與佛**，就是佛和佛呀，才能明瞭這種境界。你呀，我們凡夫，啊，我懂了《妙法蓮華經》你懂了什麼《妙法蓮華經》呢？《妙法蓮華經》這個法，就是不能懂的，這就是個妙法！

說，那不能懂，我們又講它幹什麼呢？我們講啊，是講它這個少分的意思，講少少的意思，多了，那沒有法子講得出來；若把整個這個「妙」字，都講出來，講不出來。

啊，我現在呀，我這個法是講老實話，不是說我不懂得，就騙人說，啊，我懂啊！啊，我不會講，哦，我給你講lecture（講經）！哈，你是，真是，騙人又騙自己！我現在相信講這個《妙法蓮華經》就是啊，講少少的。可是這個少少的，都要，不知道要講多少天？

因為這一個「妙」字啊，在天臺智者大師講了九十天。我們今年夏天呢，暑假的時候，**九十六天講了一部《楞嚴經》**這真等於啊，坐火箭的去探月那麼快。本來呀，我在香港講《楞嚴經》啊，**講了十四個月**。我們在這講三個月，講完了。

那麼這個「妙」字啊，天臺智者大師講了九十天，把這個「妙」字啊，也沒有講完，只講啊，一少部份。所以我們現在呀，先講這個「妙」字，究竟這個妙字啊，講多少天？現在也沒有預算，講幾天算幾天。

我們現在首先，先說這個【妙】：什麼妙？妙法就是妙。什麼妙？眾生就是妙。什麼妙？佛也是妙。什麼妙？啊，這一個天地間所有的一切，沒有一樣不是妙的。你說什麼不是妙？什麼都是妙法！所以這一個「妙」字要講起來，那可是無窮無盡！

啊，說，你講的說，這個也是妙，那個也是妙，這個妙從什麼地方來的？我現在告訴你，妙啊，從心那來的！啊，從心生出來的。因為，你怎麼會知道它是妙法呢？哦，因為你有一個心，所以這心法妙。心法妙，然後眾生法妙；眾生法妙，然後就是佛法妙。

心法怎麼妙呢？所有這個山河大地、森羅萬象、房廊屋舍，所有一切，從什麼地方來的？都是從每一個人，現前呢，這「一念心」生出來的，啊，從眾生心裏生出來的，你說妙不妙？

從這個個心裏怎麼生出來呢？啊，我不知道？這是個妙！說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那也是個妙！哈，你不知道也是妙，你知道也是妙。為什麼呢？你為什麼不知道呢？這豈不是個妙！啊，你為什麼又知道呢？這豈不也是個妙！啊！啊，這心法妙！

這個心法呀，啊，在香港出過一個雜誌叫《心法》出了三期，這三期呀，都是結緣的，沒有向任何人呢，收過一個cent（一分錢），都是啊，送給人看；以後因為經濟的力量，和人事的問題呀，就沒有出，出了三期，一個月出一期，一個月出一期，出了三期。

那麼這個心法妙，說是這個心怎麼會妙呢？啊，人這個心呢，一般人都一講起心來，都往這頭指，我的心在這個地方。你的心在那個地方？啊，你這是啊，錯認了心了，你這個是認賊做子了。就像阿難似的，阿難說啊，他這個心在裏邊，他說心在裏邊就指著這個心，就說這個心。這個心，是個什麼心呢？是個肉團心，肉的，這個肉團心呢，沒有用的。怎麼說沒有用呢？它只是一塊肉團嘛！你說這個肉團能可以有什麼用處呢？沒有用處這個心。

這個心，就是「集起心」（集呀，就是苦集滅道那個集），又叫集起心，聚

集煩惱而生起來這麼個心。又叫啊，一個「緣慮心」(緣，就是攀緣那個緣；慮就是思慮的那個慮)它有攀緣和思慮的能力，只幫著你打妄想。

「第六意識」那個第六意識，也就說的這個心。啊，幫著你打妄想、幫著你呀，生雜念，啊，這個肉團心。緣慮心、妄想心、集起心，這個心是這麼多的名稱。

所謂說「心法」呀，你不要以為我是說的這個心。啊！那說我還另外有個心嗎？哎，你不知道啊？這才是不是妙，啊！嘿！你連你自己有個「心」你都不知道？這才是妙！

你既然連心都不知道，那你連你的生命也不明白了？所以呀，來的時候也糊裡糊塗的，糊裡糊塗的嘛，這也是個妙。去的時候啊，也糊裡糊塗的，也不明白？來的時候，也不明白，從什麼地方來的不知道？這是個妙！啊，死的時候，又糊裡糊塗的就跑了，到什麼地方去了？不知道？這也是個妙，生死都是妙！

啊，那麼來的時候，和去的時候，不知道？啊，法師你說這是妙，我就算你是個妙。那麼我在這個活的時候，這大約是不妙吧？哎！這個更妙！

怎麼更妙呢？啊，你說，你也不知不覺的，從這小孩子就變成了一個大孩子了，小孩子變成大孩子；大孩子又變成一個人了，變成一個大人了；大人之後，你也不知道怎麼變的，又變成一個老人了？啊，你說這個妙不妙？啊！不單變成老人，哦，你又生出子女一大堆，你說這個妙不妙？如果不妙，怎麼個，你怎麼也不知不覺就有這麼多的變化？啊，你說這妙不妙？這都是妙法！

唉，可是這個妙法呀，我現在講出來你覺得，喔！是有點意思，好像是這麼回事又不知道？啊，這個法師說這是個妙法，啊，就算它是個妙法。在沒講的時候你不知道這個是妙法，是不是啊？所以這個妙法呀，**妙法就是在你不知不覺那個地方啊，生出來一種啊，作用**，那就是妙！啊，那就是妙！

啊，這個妙，說起來，那多的不得了。眼前的也是妙，你能看見的，這都是妙。為什麼呢？你怎麼看的見呢？若不妙，你就看不見。說，那麼看不見的，就不是妙了？看不見的更妙！你看見的也是妙，看不見的也是妙；你聽見也是妙，聽不見的也是妙。

舉出來一個小例子，我寫個「阿彌陀佛」在這個黃布上，掛到前邊那；啊，這個果前到這個下邊去往上看，回來我問他，你看什麼？Very妙！他說Very妙！你說這個，他看得見的，他怎麼知道是妙呢？喔，這也是妙。

所以這眼前能看的見的，不是單單看見，你怎麼就能看見呢？啊，這就是《楞嚴經》上那個，誰能看見？誰同你看見？你說這是妙不妙？啊，那麼看不見，你怎麼又看不見呢？你說這是妙不妙？為什麼你能看見近的，近的東西你能看見，啊，說，那是離的近，所以我看見，你說這是不是妙呢？這也是個妙。遠的你看不見了，你說這是不是妙呢？為什麼你近的能看見，遠的就看不見？這是不是妙呢？為什麼遠的你看不見，近的你就能看見？這是不是妙呢？這都是妙！

啊，聽也是這樣子，這聽的聲音，你說，你看見的東西，看見你黃色的，你就有一個黃色的影子；看見青色的，就有青色的影子；啊，你看見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、什麼色？就在你那個八識田中，生起這一種影子。

怎麼就會生起來的呢？誰教你的呢？誰教你生出這種影子來呢？豈不是個妙呢？沒有人教你。沒有人教你說，你看見這個黃色的，有一個人旁邊這麼教你，說你呀，現在看見黃色的了，你在你的這個心裏頭啊，應該生

一個黃色的影，那個影像，沒有人教，但是你**自己就生出來了**，這是不是妙？乃至於紅色的、白色的、藍色的，一切一切的顏色，都是這樣子，就生出這麼一個影子來。你能生出這個影子，這豈不是妙呢？啊，這就是個妙！

聽聲音，你為什麼有的聲音就歡喜聽？有的聲音就不歡喜聽？**誰教你歡喜聽的？誰教你不歡喜聽的？**沒有人。你為什麼自己就會生出這種的歡喜聽，和不歡喜聽？

看東西，你為什麼生出來一種愛，和憎的心？啊，見到美色，就生了愛心。啊，見到不好的顏色，就生出一種憎惡的心，討厭的心，這又是誰教你的？嘶，我不知道是誰教我的？但是我就這麼樣想；你就這麼想啊，這就是妙！啊，所以一切一切都是妙，這是妙法。

這心法妙，由這個心裏呀，生出這個千變萬化。啊，你說，若不妙的話，怎麼會生出這種千變萬化？啊，所以這個妙啊，太多了！說，我如果若說呀，唉，那說幾百年也說不完這個妙，啊，說不完這個妙。若說完了，那也就不是妙了，就因為說不完，所以就是妙！

釋迦牟尼佛為什麼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？都沒超出這一個「妙」字。所以這一個「妙」字啊，包括三藏十二部，你說是妙不妙？啊，包括啊，一切的佛法，你說是妙不妙？啊，一切佛法都沒超出這個「妙」字。

所以智者大師講九十天，就是講九十年也講不完這一個「妙」字啊，我告訴你！喔！那這《法華經》我們這一生不要聽嘍！沒有機會聽完嘍！啊，九十年也講不完這一個「妙」字，那麼這個經文不要聽了。

你現在也不要害怕，我現在呀，因為在現在的時候，是這個一切的事情都講快；所以呀，啊，講快這也是個妙字，這也是個妙。那麼我講經啊，也不會太慢；太慢了，講慢一點也是妙！快一點呢，哎，也沒有出去這個妙！

釋迦牟尼佛講經，啊，既然沒有出去這個妙」，我現在講經怎麼又會離開這個妙呢？所以也不離開這個妙。這個妙啊，你若離開了就不妙；離不開，這就是妙，啊，離不開就是妙！

啊！可是這個法雖然是妙，我們若想知道這個妙法，還先要把這個「妙」放下。你若放不下，這是個妙；你若放下了，那是真妙！那才更妙！若不信你試一試！你把身心都放下，啊！「內無身心、外無世界」啊！人空、

法空，一切皆空，你說這不是個妙嗎？

這個妙，要把一切都放下，才能得到這個真正的自性，本有的這個「妙」。

你能以內無身心、外無世界，可是啊，這個還沒有離開這個身心世界；不是說離開我這個身心，這個身心離開這個世界，才能沒有身心世界；就是在這個身心，在這個世界，而啊，沒有了。

平時我講話，啊，講了好多次，或者，那麼有的人，領會不到這個意思。

我說，眼觀聲色內無有，眼睛看呢，眼睛，看見這個聲，和色，眼觀呢，這就和這個「眼觀聲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」耳朵聽見塵，塵世啊，一切的事情啊，心裏也不知道，這也就是啊，快要到這個內無身心，外無世界。

這不是啊，很容易的一件事，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，所以才妙！若是容易呀，容易的也妙！不容易的也是妙！所以呀，這個「妙」字，你怎麼樣都是妙；一切一切都是妙，都沒有超出這個妙法。啊！所以呀，這個妙，難怪呀，智者大師講九十天，沒法子講得完的，沒法子講得完。

妙，不容易說，那麼因為它不容易說，所以就是個「妙」。那麼現在還要

說，不容易說，還要說，這也是個「妙」。所以這個「妙」啊，你怎麼樣講都是妙！講到什麼上都是妙！沒有一樣不是妙的。所以總而言之，這個妙！妙！妙！啊，一切都是妙！妙！妙！那麼一切都是妙、妙、妙，又有什麼用呢？啊！所以你問到這個問題，這才是真妙！這才是真妙！

那麼修行，啊，參禪打坐，是追求這個妙！釋迦牟尼佛到雪山苦行六年，是追求這個妙！那麼一切的菩薩，行菩薩道，也是追求這個妙，就是找這個妙，去啊，找這個妙。啊，一切的羅漢，把一切都不要了，啊，也是去找這個妙。一切的凡夫想要修行，也是為著追求這個妙。一切的聖人想要修行，也是追求著這個妙。

所以到成佛的果位上，也叫妙，叫什麼妙呢？叫妙覺，妙覺！那麼菩薩呢，叫等覺，談不到妙覺；只有佛呀，才能成妙覺。所以我們現在呀，先要明白這個「妙」。

這個妙有什麼用處？這個妙，用處啊，什麼也沒有用，沒有什麼用。也什麼都要它，什麼都需要它。所以這是啊，「放之則彌六合」你說這個「妙」若說的它用，大用、大造、大化，啊，這個天地萬物一切一切的，所有的，都是從這個「妙」生出來的。所以呀，你不要，不要以為呀，啊，又有天

主，又有地主，又有人主，造的這個世界，不是的。就是從一個妙字生出來的。

這個「妙」字啊，也就是啊，只有佛可以當的起這個妙字。那個佛性，本有的佛性，那就叫妙覺佛性！妙覺佛性！啊，所以你這個「妙」字，你談何容易就這麼容易就明白這個妙字了？啊，你若這樣很容易就明白這個「妙」字了，那就談不到妙了！不是的。你若很容易就明白這個「妙」字啊，那更是妙！啊，為什麼呢？你沒有費力就明白了，豈不是妙嗎？你費很大力才明白，那更也是妙！所以這個「妙」字，怎麼樣講都是妙，頭頭是道，左右逢源。

你說眼前的什麼不是妙？這個燈也是妙，這個桌子，凳子，這一切都是妙法的表現，都是妙。這一切，你若明白這個妙法了，一切法都是妙；你若不明白這個妙法呢？一切法都是粗，粗啊，就是都很，你覺得你都很明白了，其實你沒明白，你細研究它那個本體呀，那都是從一個「妙」字生出來的。

妙法蓮華經

在今年暑假的時間，九十六天所講的《楞嚴經》那個《楞嚴經》上邊所說的那個五十種陰魔，那都超過呀，這個現在這一些個外道，天魔外道。所以呀，這個就是這個「大同教」，我方才給它起名字叫「魔鬼」呀，這還是啊，提高它的身份。其實啊，它就連魔鬼都不如的，給魔鬼呀，當孫子，魔鬼恐怕都不要它。不過我現在因為認識他們這些個人，給他們提高他們身價，定他們說魔鬼。

你看那個五十種陰魔，那種神通妙用，那多厲害！有的這個可以把他的頭上放光，把他的光啊，拿到放到你頭上，你頭也就放光，你說，這是不是神通呢？那麼這種的神通，都在佛教裡頭都是魔，何況現在他不能放光的呢！他若是給他起個魔的名字，他還不夠。為什麼呢？這一些個人呢，就是啊，像那烏鷹似的，那個烏鷹啊，東飛、西飛、南飛、北飛，飛來飛去，牠找不出牠的出路。那麼這一些盲從的人，也是這樣。

怎麼樣叫盲從呢？就跟著那個瞎子人去學道，瞎子。你說你不明白，你學方法應該跟著一個明白的宗教去學。他自己本身要理論，也沒有理論；要法，也沒有法；這就是說，啊，大同了！把所有的宗教他都統集起來了！

這就是啊，在中國有一句話，說自己呀，「打腫臉」把自己的臉呢，打腫了，來充胖子，充胖子，胖子，胖子就是這個very fat。因為他瘦，瘦，自己把自己的嘴巴打腫了，腫起來了，喔，這人一看，喔！這是個胖子，是個肥子，你這一個樣的。所以呢，啊，一般的人呢，也不明白，就以盲引盲。

因為世界上，明白的人少，不明白的人多；有智慧的人少，是愚癡的人多。那有智慧的人呢，他歡喜聽真理的；那沒有智慧的人呢，他就啊，聽那個那種迷人的那種假道理，迷人，專門呢，教人呢，往那個迷路上走。

所以呢，這個我並不是罵人，說這個大同他們是魔鬼；但是有人就歡喜這個魔鬼的，為什麼呢？他不要斷這個淫欲，可以隨便；啊，因為這樣子，他就認為這是好。

那麼佛教呢，要斷淫欲的，如果你不斷淫欲的話，就像啊，煮那個砂子啊，你修行啊，就好像那個煮沙子欲其成飯一樣。《楞嚴經》上不說，啊，「譬如蒸砂，欲其成飯，無有是處」這沒有這個道理。你沒有說是啊，啊，我人間的這種的不究竟的欲樂也要我得，那麼出世的這個究竟的快樂你也要

得，沒有這個道理的，沒有你可以呀，兩兼得的。啊，那麼這是啊，我對這個大同教的意見。

還有，有一些個人嘛，說是啊，研究佛法，啊，來修習佛法，但是啊，盡做口頭上的工作，而不啊，實實在在去做去，啊，不依照佛所教的這個方法去行持；那麼這個也是就等於這個魔一樣，也不能把他列入佛教徒之內。

好像有一些個人，說不拜佛，見到佛他也不拜，他說他是信佛的，但是不拜佛。這種啊，這種人呢，將來的後果呀，是不得了的！究竟到畜生裡邊去啊，是到這個地獄裡邊去啊，是到餓鬼裡邊去啊，這沒有人保險。為什麼呢？你學佛法，就要依照佛所教導的方法去做去。不能說是啊，把一個「我」呀，啊！看的我比佛都大，這是一種大錯而特錯的。

那麼學佛法的人，要啊，不單見到佛要恭敬佛，就見到菩薩也要拜菩薩，見著啊，這個羅漢也要拜羅漢，見著啊，這個大善人，大修行人，都應該恭敬他，都應該崇拜他，不應該呀，有一種貢高我慢，以為自己呀，是不得了了。

這個在中文啊，有這麼一句話，說「自大」自己呀，看著自己很大的。這

個字念個什麼字呢？念個「臭」字。所以呀，我們無論任何人，學佛法的人，一定不能自大，一定啊，要謙恭和藹，對任何人呢，都謙恭。

你看這個，現在講這個《法華經》這個「常不輕菩薩」我今天給你們先講一講這這個常不輕菩薩。這個常不輕菩薩是誰呢？就是釋迦牟尼佛呀，過去生的，修菩薩道的一個過去的身，就是他往昔的一生。這往昔的一生啊，有一生啊，他就專門行菩薩道。行菩薩道怎麼樣行法呢？他呀，專門呢，恭敬，專行這個普賢菩薩這個十大願王。

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啊，是什麼呢？一者，「禮敬諸佛」第一的，就要啊，頂禮恭敬一切的佛，這是第一。諸佛，諸佛就是啊，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他都啊，恭敬禮拜。

二者，「稱讚如來」第二的這個普賢菩薩第二大願呢，他要讚歎如來，就說，啊，佛啊，怎麼樣好。說，那佛怎麼也歡喜人讚歎嗎？不錯，佛歡喜人讚歎；可是你這個讚歎，不是讚歎佛，讚歎誰呢？你讚歎佛，就是讚歎你自己。那說，我自己不願意讚歎我自己，你自己不願意讚歎你自己，也就不要讚歎佛；佛和眾生啊，是一個的。說，那我既然是佛，我就不需要拜佛了！啊，這又是一種錯誤。

你自己是佛，不錯，可是你沒有修。你自性是佛，但是你沒有修還不能和佛是一樣的，沒有證果。若如果人人都是佛的話，釋迦牟尼佛何必又到雪山打坐六年，在菩提樹下坐了四十九天，才開悟成佛呢？他不需要去這麼苦幹了！

那麼釋迦牟尼佛於過去生中，修種種的苦行、修種種的禪定、修種種的般若、修種種的布施、修種種的這個戒律、修種種的忍辱、修種種的精進、修種種的法門，那麼今生啊，還要去做六年的苦行，雪山六年，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悟道，要費這麼多的手續。

那麼你現在不要說六年了，連雪山六天，六個時辰，你都沒有坐，你就是佛了？啊！這太便宜了！太便宜你了！嘿，你這個佛，啊，真是啊，就等於撿來的一樣。所以有的人呢，說他自己是佛，這是啊，我有一個批評，叫什麼，這就叫無慚無愧，啊，無慚無愧，自己呀，不知道醜，大言不慚，叫大言不慚。

所以呢，釋迦牟尼佛，在過去生中啊，做這個常不輕菩薩。怎麼叫那個「常」啊，就是永遠，常常的；「不輕」就是不輕慢一切眾生。他怎麼樣呢？

他見到佛，他就拜佛；見到菩薩，就拜菩薩；見到羅漢，拜羅漢；見到一般人呢，他也拜；見著這個比丘，比丘尼呀，他都拜，叩頭。

叩頭啊，怎麼樣說呢？他說，我不敢輕視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呀！說，我不敢輕看你們啊，你們將來都會成佛的。啊，如果我若輕看你們，就等於輕看佛一樣！你看這種發心的，這真是實實在在的，一點虛假都沒有，這真真實實在在的恭敬一切眾生。

那麼見到一切眾生他就叩頭頂禮，你說怎麼樣啊？他招來的果報，是最不好的。哈，怎麼不好呢？這有這個增上慢的比丘啊，就說，啊！這個比丘真是，你不懂佛法呀，你亂給人授記，於是乎怎麼樣呢？就打他！他叩頭是吧！這個比丘就用腳踢他下巴，甚至於把他牙都給踢掉，就打他。

你說，若搞一般的人，啊，我給你叩頭，你還打我，我再也不給人叩頭了；就打他，他還叩頭，就這樣子。他怎麼樣叩呢？他再見到這個比丘、比丘尼呀，他若叩頭啊，遠遠叩頭，遠遠叩頭啊，不等這個人走到他身邊，他站起就跑了！為什麼呢？免得這個人打他。他還是一樣行他這種啊，不輕慢眾生的這個菩薩道，這就是啊，釋迦牟尼佛的前生啊，他就這樣做。

所以呀，剛才我不說，他修種種的布施、種種的忍辱、種種的戒律、種種的精進、種種禪定、種種的般若，修這個六度萬行，那不是一朝一夕的就成佛了。所以我們現在有這些魔子魔孫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個什麼？啊，自己不知道慚愧，就說，啊！Everybody is Buddha！哈哈，真是，啊，邪說橫行，這叫邪說。

自己認為自己是佛，這樣人，可是不認識佛了，認識自己是佛，怎麼說就不認識佛了呢？他自己妄自尊大，自己呀，封自己做皇帝，自己呀，封自己做總統，可是啊，沒經過人選出來，沒有人擁護你，你這個皇帝，是個單獨的皇帝，這個總統，也是一個單獨的總統，沒有人承認你。這個若在國家裡邊來說，有這種的人呢，一定會去坐監獄。為什麼呢？他目無國法，這就可以說是一個叛徒，拿去就殺頭的，毫無客氣。

那麼在佛教裡頭這樣的人呢，將來呀，一定是墮地獄的。為什麼呢？他自己呀，認為自己是佛呀，他不修行，盡造罪孽。怎麼樣呢？啊，他用他自己呀，是佛這種的名義呀，去招搖撞騙，啊，說你看，我是佛，啊，那麼你也是佛啊，啊，這大家佛與佛，我們都應該怎麼樣子，怎麼樣子，去啊，向世界人呢，用一個什麼方法，來欺騙世界人，這將來一定墮地獄的。

啊，不要以為這是好好玩的事情，最不好玩的，這一手，這一手最危險不過，比你呀，啊，天天呢，抱著那個原子彈的，抱著那個氫彈睡覺都危險。為什麼呢？將來一定是墮地獄的。所謂啊，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硬往裏鑽」地獄沒有門硬往裏鑽。

我講《楞嚴經》不講一個故事給你們，我現在再講一講。就是怎麼樣呢？**懵懂傳懵懂，一傳兩不懂；師父下地獄，徒弟向裏拱**，啊，我沒有講，等這個徒弟到那個地方去，這個師父見著徒弟了，說，咦，你幹什麼也到這個地方來了？這個徒弟說，咦，你來了，我跟著你學，當然我也要來嘛！你到這個地方，當然是沒有錯呀，我一定要跟著你，唉！這個師父，錯了！錯了！這是地獄呀！啊，他徒弟說，啊！那你怎麼把我帶到地獄裏來了？他師父說，哦，我也不知道啊？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啊，怎麼來的？你說可憐不可憐？

唉，這個師父告問徒弟，說你怎麼到這個地方來？徒弟說，我跟著你來的；那麼你幹什麼到這來了？這個師父說，我也不知道怎麼就跑到這個地方來了？啊，現在想出也出不去，不單他一個人出不去，所有跟他學的這一些個徒弟，也都一網打盡，就像打漁似的，啊，這一網把這魚都給打盡，這個地獄啊，連師父帶徒弟，都給裝到這個地獄了。什麼時候出來，沒有人

知道？這個問題，誰也不能答覆這個問題。那麼這是啊，自己說自己是佛，不認識佛，不明白法，所以呀，就有這種的果報。

方才說，要跟著啊，這個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去修行。十大願王，第一，就是禮敬諸佛。第二，稱讚如來。第三呢，就「廣修供養」這廣修供養啊，不是說我今天供養，明天就不供養；不是說我供養一個佛，不供養那一個佛；要啊，普同供養，這叫廣修，廣修供養。

那麼你要廣修供養啊，還要怎麼樣呢？要「懺悔業障」我們為什麼要叩頭給佛啊？叩頭給佛呀，就表示我們自己呀，無量劫以來呀，做的錯事太多了，現在呀，這發露懺悔，自己呀，做的錯事，應該要改過自新，要懺悔。

第五，要「隨喜功德」怎麼叫隨喜功德呢？看見有慈善的事情，我們都應該做；能做一分錢的就做一分錢，能做一塊錢做一塊錢，能做一百塊錢做一百塊錢，這功德要你做的。行菩薩道，是要利益人的，不是要利益自己的，是要幫助人的。說，你凡是幫助人的事情，不自私，不自利，這都是啊，這第五隨喜功德。

第六呢，是「請轉法輪」怎麼叫請轉法輪呢？好像知道某一個法師會講經，

我就啊，聯合起，大家請這個法師講經，講某一部經。好像上個禮拜天，果普呢，和果寧兩個人就問我說，可不可以講《金剛經》？本來我告訴你，可是可以的，我這個講經啊，是沒有問題的，可以講的；你若請其他的法師講某一部經啊，他先要和你呀，講一講價錢，你供養多少錢，啊，講一部經？

我這個法師呢，因為也知道美國這從來就沒有佛法，啊，也沒有人正正式式講過經，根本也就沒有人會講經，所有說是講經說法的地方，都是胡說八道！我在早這樣講啊，你們或者還會反對我這個講法，說我說其他人不會講經；那麼現在你們學過了，學過《楞嚴經》現在我說這話，你們一定啊，知道這是對，一定知道啊，我沒有批評錯。因為什麼呢？這個經典呢，妙不可言，那個妙義呀，你若沒有幾十年的學習的功夫啊，你就根本，你就不知道它是什麼意義？

我前幾天不講，那個螞蟻啃西瓜，在啊，皮上啊，轉來轉去，不能得到味道。尤其在美國這個地方，有許許多多的，喔，自己說，喔，我是研究佛法的，我是佛教的博士，我又佛教的又什麼什麼？啊！你沒有把「你」放下呢，你根本就沒有明白佛法；你若明白佛法，怎麼這個Doctor還丟不了，還放不下？

以前有某某，哦，啊，又是這個國家的博士，那個國家的博士，啊！這一些簡直的到處啊，這騙小孩子呢，但是小孩就受這個騙。你若講真話給他，好像今天果前到那講一點真道理，沒人聽你的，沒有人聽你的。

現在我們這個，這個現在我，我現在講完了《楞嚴經》才敢呢，講一點真的東西給你們聽，因為你們夠程度了；若不夠程度的人，給你們講真的，把你嚇跑了，聽一次再也就不來了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他根本就是個小孩子，無知無識，你給他，若給他點糖啊，他知道是甜的；但是啊，你給他說什麼道理，他不懂的，所以沒有糖吃啊，再就不來了！

好像昨天晚間那個聽經的，啊，聽了一晚，今天就不來了。這就是啊，就是小孩子，就是無知識的人，就是無知識的人。他，真正佛法，他不懂？啊，講真的他不懂？所以呀，啊，這難怪呀，小孩子根本不懂事情，所以我們大家現在可以了解的。

那麼請轉法輪，這個「請」啊，真正明白佛法的人來講經，不是說，哦，某人是個博士，某人是個什麼？跟他研究佛法；那簡直的就好像我方才說那個懵懂傳懵懂一樣。怎麼樣呢？譬如你學木匠，要到木匠的那個門裡

邊去學；你學鐵匠，要去釘釘嘴、釘釘嘴，才能懂那個鐵匠的鐵的性質。

啊，你無論學什麼，你要跟著什麼人學。

所以現在這一些個人都非常聰明，啊，這也是誰教化出來的呢？都是那個 Kensen (肯瑟) 先生。Kensen 先生，他這是觀世音菩薩化身呢，啊，化一個教授，去教授一些個學者，啊，都來研究佛法，要正正經經的跟著法師來學佛法。你若不跟著法師來學佛法，你跟著那個 Kensen 先生他自己都說，啊，你要找師父去，這是啊，他最明白佛法了，他才能啊，教這一些個人呢，真正走到這個佛教的道路上；不像啊，其他那個自己以為自己不可一世的，啊，就別開生面，喔，我懂得佛法了，那是啊，靠不住的。那麼請轉法輪，就請啊，法師來講經說法，這叫請轉法輪。

那麼這個一者禮敬諸佛，二者稱讚如來，三者廣修供養，四者懺悔業障，五者隨喜功德，六者請轉法輪。七者，是「請佛住世」請啊，就是請這個佛啊，常常住世。那麼現在佛啊，不住世了，就要請佛法住世，請佛住世。

八者，「常隨佛學」啊，你看，佛，釋迦牟尼佛都行菩薩道，沒有自己的一個身呢，把自己的身體看空了，這啊，所以要跟著佛學。

九者，「恒順眾生」要啊，恒順眾生，跟著眾生啊，希望把眾生啊，令他明白了。

十者，「普皆迴向」第十呢，就把所有的功德普皆迴向。

Ch00-06-釋經題

妙法蓮華經

現在講這個《妙法蓮華經》「釋名」：釋名，第一個就是個「妙」字，這個「妙」字啊，太寬廣，橫講也是妙，豎講也是妙，塵說也是妙，剎說也是妙。這個妙字，我沒有講，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法，都是妙法。那麼這個妙法，就包括一切法，所謂「三藏十二部」都在這個「妙法」裏邊包括著。

什麼叫三藏呢？聽過經的人都知道這三藏；沒有聽過的人，就不知道這三藏是什麼？「三藏」就是「經藏、律藏、論藏。」這個經藏，就是講的定學；律藏，講的戒學；論藏，講的慧學。經、律、論所包含的道理，是無量無邊，無窮無盡。這個戒、定、慧所具的這種的功能，也是無量無邊，無窮無盡的。所以經、律、論都是妙法，這個戒、定、慧也都是妙法。

這個戒、定、慧呀，我們聽的已經很多了，可是要問一問，我們做的有多少呢？要緊的地方啊，不是說我聽了，這就是啊，我明白佛法了；要啊，我設身處地，實實在在的去依法修行，這才是啊，真正有所得。

你知道而不行，那就等於沒有知道一樣。為什麼呢？你若是知道了，你為什麼不行呢？為什麼不去做去呢？就好像你知道所吃的東西是好吃的，但是你要吃了之後，才能得到受用；如果你只知道它是好吃，而你呀，不去吃它去，你這只知道它是好吃，而沒有啊，自己沒有得到真實的受用。

對於佛法也是這樣子，你知道一點，行一點，這才是一種實行家。你若知道而不行，你對於這個佛法上，對於自己身上，都沒有益處。這就好像啊，什麼呢？就好像那個石頭人似的，石頭人呢，啊，會說不會行。為什麼呢，不會行？因為他是個石頭人，是個人。但是啊，因為是本身是石頭的；因為身體太重了，所以只能說而不能行。我們學佛法的人，必須要又能說，又能行。所謂呀，「說的是法，行的都是道」，說的好，你說的妙，不實行，就沒有道，一定要實實在在去做去。

那麼講起來這個妙法呀，前幾天已經講很多次，有這個心法妙，眾生法妙，

佛法妙。這個心法，眾生法，和佛法，分而言之是三，合而言之就是一；因為它分而言之也是妙法，合而言之也是妙法；那麼三也是妙法，一也是妙法。

所講這個三藏十二部方才，三藏啊，就是經、律、論三藏，包括戒、定、慧這三無漏學。可是啊，那麼十二部經，在暑假的時候已經講過了，為著啊，節省時間的關係，現在啊，我相信這個果前呢，會記得這十二部經的這個名稱，和講說的意義；那麼現在呀，由果前再把這個十二部經啊，對大家來講一講。

這個十二部經，方才果前能把中文也念出來，又翻譯成英文，這也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，這也是一個妙境界，這也就是一個妙。為什麼呢？這果前也沒有學過中文，就由今年呢，Before you study Chinese？他在這個暑假的期間，也能練習著寫中文，又能念中文，現在還繼續著學中文。

這十二部經，雖然是很少的，但是啊，這個意思是很深；他居然呢，能把中文也念出來，又可以呀，略略的把它翻譯成英文。雖然他講的很短，那麼但是啊，我相信他若再往深了研究去，這一定將來啊，會講的很長的。

現在為什麼他講的短呢？他心裏呀，有一種恐怖。恐怖什麼呢？看這個師父在這，恐怕講錯了。如果講錯了，這是啊，不單在大眾面前呢，沒有面子，啊，這個師父在這啊，一定也對他印象不太好了，所以有這種啊，恐懼心，所以呀，把那個所有的意思啊，就都啊，忘了。

這個在中文裡邊有一句話，說，「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」因為啊，他心裏有一點驚恐，所以會講的也變成不會講了。這叫什麼呢，這種驚恐，這叫「大眾威德畏」因為呀，有一些個人大家都是聽佛法的，恐怕自己講的不圓滿；因為有這一個恐怕的心，所以講出來，就一定會不圓滿。但是這也是很妙的，這也是妙法之一。

方才這個果地呀，又說他中學呀，甚至於都沒有讀完，沒有讀過大學，現在問他問題呀，是很要緊的問他。這個佛法呢，不一定注重讀書，不讀書的問題，這注重啊，有沒有真實的行持，有沒有啊，真正的功夫。

中國啊，在這個六祖大師，他啊，不單沒有讀過中學，他就是小學都沒有讀過，他自己這個名字他都不會簽，連簽名都不會簽；但是他又會講經，又會說法。他不認字啊，他講經怎麼樣講呢？叫旁人給他念，啊，念出來這個經，一個字一個字的，一句一句的念出來，念一句他講一句，念一句

他講一句；但是啊，和佛所說的法呀，的意思啊，是完全相同的，並沒有啊，不合佛法的地方。

那麼六祖大師，他為什麼也不認字就可以講經呢？就可以說法呢？就因為他得著這個『**佛祖的心印，以心印心這個心印的妙法！**』這個心印的妙法，他得著了，所以他所說出的法，都是妙法。那麼現在這個果地能問這些個問題，這也啊，與這個功夫上，是有重要的關係。

六祖大師，他啊，得到五祖啊，這個心法之後，五祖啊，把衣鉢傳給他。他和這個打圍的，打獵的人，在一起呀，住了十幾年。在這個時候他幹什麼呢？他就是用功修行。修行啊，於是乎啊，他就開了智慧，開大智慧！這經過呀，十幾年的功夫，所以呀，才正式開智慧。

我相信呢，這果地，如果呀，能以真真正正的用功夫，也會開智慧。現在問他問題，這你覺得多不是嗎？將來呀，你開了智慧的時候，那反而沒有問題了，一切的問題都沒有了，一個問題也沒有了，什麼事情都沒有問題了。那麼但是啊，要用苦功，要下真功夫才可以。

修道啊，不要著急，切記呀，不要著急！「**毋欲速**」在中文講，說，毋欲

速，你不要想快，啊，「欲速則不達」你呀，想要快呀，啊，那更到不了；不達，就到不了那個地方，到不了你的目的地。為什麼呢？修行用功啊，說，「緊了啊，就繃；慢了呢，就鬆」啊，緊了，好像這一個弓弦呢，一張弓，這一弓你拉緊了，哎，這弓弦斷了，斷了沒有用了，你這個箭也射不出去了，這叫緊了繃。慢了鬆，你射箭，譬如你射這個箭，把它弓拉圓了，你這麼慢，慢慢把這個箭放出去，哦，那個箭出不去了，鬆了。所以呀，不緊不慢才成功，要不緊不慢，那麼這時候，你的目的地呀，才能達到，目的地才能達到。

中文又有這麼一句話，說，「其進銳者，其退速」說往前進的快不是嗎，你退得也快；其進銳者，銳，就是往前進，進的很快；但是你進的快，退的也快。所以呢，好像那個蜉蝣，中國有一種蜉蝣，不知道英文叫什麼？這種蟲，子朝生而暮死！啊，牠生的快，死的也快，啊，朝生而暮死。

所以呀，我們修道啊，要老老實實用功，不要啊，走這個捷徑；走捷徑啊，就是走小路，你要走大路，抱著大路啊，實實在在去修行。什麼叫大路？大路啊，就是啊，六度萬行，這就叫大路。

什麼叫捷徑呢？捷徑啊，從這個旁門左道以為是來的快，實際上到不了你

那個目的地。所以呀，一定要依照啊，這個修道的方法去修行，這才是啊，這也是妙法，這就是妙法。

你中道，就是妙法，離了中道，那麼是不是妙法呢？也屬於妙法，不過不是中道。那麼講到這個地方啊，我頭先講，在以前也講過這個公案。這個公案是怎麼一個公案呢？就是啊，在漢朝的時候，漢朝時候有兩個人，一個叫袁盎(尤`的，一個叫晁錯的。他們兩個人呢，都在漢朝啊，做官，做將軍。

這個袁盎啊，就用方法呀，把這個晁錯就給殺了，殺死了，啊，好像現在奪權似的，啊，他妒嫉他就把他殺了。袁盎把晁錯給殺了，殺死了。以後這個袁盎呢，就出家做了和尚了。為什麼他做和尚啊？他常常見鬼。見什麼鬼呢？就常常看見這個晁錯來，來也要殺他，啊，白天也見鬼，晚間也見鬼，啊！這回他知道啊，自己做錯事了，於是乎就出家做和尚去。

咦！出家做和尚，這鬼沒有了。於是乎他就修行，修行用功啊，參禪、打坐、修道啊，啊，下決心修行，修行，修行。修行，這一生，啊，這鬼沒有見著他，沒有見鬼了，作和尚沒見鬼。他就啊，發願呢，說，喔，我今生啊，做這個事情，殺錯一個人呢，我希望來生啊，我還是去作和尚去，

我也不作官了。那麼果然來生又做和尚。做和尚，不單做和尚，又做了一個大法師，到處講經說法，也不貪名，也不圖利，啊，那麼苦行修行，什麼也不貪。

那麼這樣子，這一生又沒有見鬼。這麼像這樣子啊，就過了十生，他啊，就是用苦行修行，修行啊，也有點道德了。有點道德了，一生比一生啊，就他的身份就高了，一生比一生身份高。

修的，等第十生啊，就做了國師了，作了皇帝的師父，作皇帝師父，這皇帝就送給他一個沉香寶座，這個他坐這個椅子啊，是用沉香造的。這個沉香木啊，在中國來講，這是最貴重的，最名貴，最有價值的一種的木頭。

這種木頭呢，只可以皇帝坐這種的椅子，坐這種凳子。其餘的任何人都不能坐的，你就是作多大的官，也不可以坐這種的凳子的。那麼他這個國師，皇帝賜給他一張這樣的沉香寶座，啊，這個椅子上啊，雕刻的這種功夫啊，最美，巧妙的，雕刻的這種的工作。

啊，他坐的這個沉香寶座上，這個時候就，啊，神乎其神了，神乎其神了，他就想了，想什麼呢？他說，喔！這個世界，像我這樣的法師能有幾個呢？

啊？能有幾個像我這麼高貴的法師呢？啊，皇帝所坐的這個椅子，都送給我來坐，啊，這可太妙！就生這一念的貢高心，就以為這個世界就是他自己，唯我獨尊了，好像這個佛說，「**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！**」他這個現在想，喔！這個世界上，唯我獨尊了。

這一生這個念頭，在十世以前呢，這個冤魂，這個晁錯，又來找他來了。這回找他，你說怎麼樣啊？哈！一下子就長到他腿上，在他腿上啊，就長了一個人面瘡，在這個腿這個地方。怎麼叫人面瘡呢？這個瘡啊，有嘴、有鼻子、有眼睛、有耳朵，又會說話！你看，你們聽過這種奇怪的病症沒有啊？

說現在cancer什麼病？都沒有這麼奇怪，在腿上長了一個人頭，人的面貌，又會講話，啊，常常和他來談話。啊，談什麼話呢？說，你現在啊，你想把我再擺脫開呀？沒有辦法擺脫開了，我現在算跟著你，一定要要你的命不可。

那麼這個時候，啊，這個法師叫什麼名字呢？叫悟達，悟達國師(悟，就是開悟的悟；達，就是通達的達)。作了國師，生了這麼一個病，一天到晚來和他要命，他也沒有辦法了，這時候有咒念，也沒有咒念了，大約念楞嚴

咒啊，大悲咒，什麼咒都不靈了，啊，因為他業障太重了。

那個，所以念這個咒雖然是靈啊，並且他這一念的貢高心呢，生出來呀，這個護法也不保護著他了，所以呀，這個冤魂也來能找著他了。那麼冤魂既然找到他，跟著他不離開了，那護法因為他有貢高心呢，也就不管他了，所以他再念什麼咒也不靈了。

那麼這時候幸虧怎麼樣呢？幸虧就有一個迦諾迦尊者！這迦諾迦尊者呀，在這個悟達國師沒有有病以前，沒有生這個人面瘡以前呢，他生過瘡。這個迦諾迦尊者全身都生了瘡，這個瘡啊，流膿、淌水、生蟲啊，又骯髒、又臭！那麼這悟達國師呢，就照顧他，就服侍他，給他煎湯熬藥啊，又給他來侍候他，令他這個病好了。這迦諾迦尊者其實是有病嗎？不是。他是故意呀，現出這麼一個相啊，來度這個悟達國師，那麼悟達國師果然呢，就對他這麼好。

完了，迦諾迦尊者就對他講，說你將來呀，無論有什麼大難，不能解決的問題，你到四川什麼什麼地方去找我去，那時候我給你想法子。那麼這時候這悟達國師生的一個人面瘡沒有辦法了，啊，就到四川去找這個迦諾迦尊者。那麼迦諾迦尊者用這個「三昧水」給他一洗，哦！這個人面瘡又好

了，就沒有事了。所以我們修道的人呢，就是怎麼樣子，也不要生貢高的心。

Ch00-07-釋經題

妙法，心法妙、眾生法妙、佛法妙；心法也就是眾生法，眾生法也就是佛法，佛法也就是心法；這三種法也就是一種法，一種法也就是三種法。為什麼這樣講呢？因為妙！所以你講它是三，也可以；講它是一，也可以。心法妙啊，在前面已經講過了，講過大概的意思。

現在講這個「**眾生法妙**」怎麼叫眾生呢？眾生啊，是種種的生命合到一起，這叫眾生。有多少種類呢？有十二類的眾生。十二類的眾生，胎生、卵生、濕生、化生、有色、無色、有想、無想、非有想、非無想、那麼非有色、非無色，合起來有十二類的眾生。

這十二類的眾生，每一類說起來，啊，你就拿卵生來說，在這個卵生裏邊啊，又有種種的不同，有的是卵生會飛的，有的就不會飛；會飛的種類，有千千萬萬那麼多的種類，甚至於任何人呢，也不能把這個種類來全部都認識，全部都分別的清清楚楚，你說這是不是妙呢？啊，那麼分別不清楚

的，這固然是妙了，你能分別清楚的，這豈不也是妙呢，所以呀，這個卵生裏邊呢，這個種類呀，是這樣子。那麼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所有的一切眾生，啊，亦復如是，也都是這個樣子。

啊，你就拿胎生，啊，來講，人是胎生，一切的畜生也是胎生。這個卵生怎麼樣來的？啊，在《楞嚴經》你都聽過，卵生是從想而有的，啊，「卵因想成」因為這個有這種想，所以呀，就有卵生。胎生呢，「胎因情有」就因為這個愛情，這個愛情啊，人人都認為啊，這是一種啊，最快樂的事情，實際上啊，在這個最快樂的裏邊呢，就是最痛苦的一件事，啊，最痛苦的一件事。

現在美國人，有很多人呢，都覺悟了，覺悟什麼呢？覺悟啊，這個愛情啊，是個不自由的。所以呀，覺悟到這一點，於是乎啊，就錯解愛情了，把這個愛情又錯解了，覺悟到啊，一邊上去。怎麼覺悟到一邊上去了呢？啊，一般的青年男女就隨便談愛情，啊，很隨便的，隨便的結合，又隨便的分離，啊，說這是一種自由了，其實啊，這是啊，誤解自由。

男的也不結婚、女的也不結婚，各處去啊，亂來，這個樣子啊，說是自由了；這不單不自由，這還呀，啊，錯中錯！為什麼呢？你若結了婚，雖然

不自由，這個還是啊，一種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，是天經地義的一種道理。那麼自己呀，若是誤解這個愛情，說是啊，啊，不結婚就隨便，這是啊，誤解這個愛情。這就想要怎麼樣呢？就想要快一點的死，快一點的把自己這個身體呀，破壞了它。破壞了它，把身體破壞了，會怎麼樣呢？就會啊，死的快一點！

你把身體不健康了，啊，好像現在有一般的很長的頭髮，青年的男女隨隨便便呢，啊！這一種的行為呀，簡直的我不是罵人，豬狗都不如！那個豬狗還有一個時候，啊，這些個人呢，這些個長頭髮，啊，白天、晚間，跑到自己的那個房裏頭去邪淫，啊，甚至於公開去表演，你說，這樣豈不是世風日下，愈搞愈壞！那麼這樣子，唉，所以呀，就都弄錯了！這種情形啊，要趕快的挽救，如果不挽救啊，這害處太大了！

這是啊，胎因情有，這個胎因情，有無論人也好，是畜生也好，畜生啊，也因為有這種情。為什麼牠有這種情呢？這就是啊，在無量劫以來的顛倒啊，這種習氣太深了。做人的時候，這種情慾心重，所以呀，就墮落到這個畜生裏邊去了；到畜生裏邊呢，還不知道覺悟，還是這個情慾心非常重。好像我方才沒說嘛，這種人連豬狗都不如了，啊，那麼將來呀，他的害處，就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？

你說這個眾生，啊，胎生、卵生、濕生，這個濕生啊，化生，它怎麼生出來的？也都因為啊，有這種的婬欲心呢，太重了，所以到就是任何的眾生裏邊，都因為有這個情，如果沒有情了，「業盡情空是真佛，業重情迷就是凡夫」啊，被這個情所迷呀，這就是凡夫；你若是啊，把這個情看空了，這就是聖人。

所以你說這個眾生裏邊呢，人類有千差萬別，每一類的畜生裏邊也有千差萬別；啊，胎生、卵生、濕生、化生、有色、無色等等的，啊，都是啊，這樣子。可是這樣子都沒有出這個妙法之外，啊，都由這個妙法，在這個妙法裏邊包含著。所以這個眾生法，也是妙的，你不研究它，不覺得怎麼樣；你一研究，每一個種類，都有它種類的道理。

啊，為什麼會做人？為什麼會做狗？為什麼會做豬？為什麼又去做馬、做牛呢？這裏邊都有一個妙法的。這個妙法呀，啊，為什麼有一個妙法？這裏頭這個道理呀，都不容易明白的？不容易明白，也就是妙法嘛！啊，那麼說，我明白了，你明白，那個也是妙法。所以呀，這妙法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；啊，這種不可思議的境界，在眾生分上啊，也是這樣子的。

然後講這個「佛法妙」這佛法，什麼是佛法？你講。什麼又不是佛法？你也講一講。這個佛法，一切法，都是佛法。所有一切一切的法，沒有一樣不是佛法。所以呀，那麼有多少呢，這個佛法？總括起來說，有八萬四千法門。這八萬四千法門，哪一個法門是最妙的呢？啊，你選擇一下，看一看，查一查，啊，審查一下，哪一個法門是最妙的？啊，你告訴我，那麼你不能告訴我，我現在告訴你，**哪一個法門都是最妙的！**

以前我曾經啊，答覆一個人問我，說是八萬四千法門，哪一個法門是第一個呢？是最高的呢？我答覆他，我這樣答覆，我說，你若認為哪一個法門對你是好的，那一個法門就是最高的；哪一個法門對你沒有用處，哪一個法門就是最低的，啊，這看你的根性。

佛設這個八萬四千法門，是對治眾生八萬四千種的毛病；你這個毛病若沒有了，哪一個法門也沒有用。你這個毛病如果存在，哪一個法門可以治你這個毛病，那一個法門就是第一。所以呀，八萬四千法門，就有八萬四千個第一，也有八萬四千個最上，也有八萬四千個最高。也現在我講到這個「佛法妙」上邊，也就有八萬四千個法門最妙。

為什麼這樣說呢？「**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**」這個法法都是藥方，啊，都是

藥。你有什麼病？就吃什麼藥。這個藥就治你這個病，把你這個病治好了，這就是啊，良藥！你若是用的藥用的不對了，用錯了，可是啊，這個良藥會變成毒藥！

方才這位，啊，來賓，說，吃肉可不可以開悟？這個吃肉啊，我怎麼說，若一口吞個豬、一口吞個羊、一口吞個牛，你有這麼大的口啊，就可以的。啊，沒有這麼大的口啊，那要慢慢來，那個就沒有人保險。你若是能一口吞一個豬、羊、牛，我可以保險這是開悟。

談到這個吃肉，那個六祖大師啊，他和打圍的人在一起十幾年，他是吃肉的；可是他吃什麼肉呢？他吃的肉邊菜！啊，什麼叫肉邊菜呀？因為他和打圍的人在一起，打圍的人一天到晚都是吃肉的，沒有菜吃。那麼他，人家吃肉，他若不吃肉，他就沒有東西吃嘍？於是乎啊，他就自己種了一點菜，也不另外啊，去放到鍋裏單單炒，單單做，啊，他就放到這肉鍋裡煮這個菜，他吃這個菜，這叫肉邊菜。

可是啊，六祖大師吃肉邊菜，六祖大師是個開悟的人，已經開悟成佛了，啊，成了祖師了，他就吃肉，吃什麼，都可以的！我們如果沒有六祖大師那個智慧，沒有開悟呢？那還要啊，啊，不要盡貪吃口腹；啊，吃的東西

再好，到了肚裏頭也變成臭的東西，沒有什麼大意思，所以呀，這個佛法也是妙的。

Ch00-08-釋經題

妙法蓮華經

所謂「心法妙、眾生法妙、佛法妙」這個我們人這個心，可以造十法界；那麼十法界都是沒有出我們現前這一念心。譬如我們發心，生一個惡念，就會種地獄的因；再生一個惡念，又會種餓鬼的因；再生一個瞋恨的惡念，就種修羅的因；再生一個愚癡的惡念，就種畜生的因。

你生一個善念，就會生到人道裏邊。你生一個守五戒修十善的心，就會生到天上去，這個天的因，就造成了。你如果若是發心修行四諦的法門，就是苦集滅道四諦的法門，這就是聲聞的因。你發心修十二因緣的法門，這就是緣覺的因。你發心修六度萬行的心，這就是菩薩的因。你發心，啊，修持一切的佛法，而希望成佛，這就是成佛的因。

那麼佛，和菩薩，和這個聲聞、緣覺、天、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

生，這是十法界，這叫十法界。「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」這叫啊，**四聖的法界**；「天、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」這叫**六凡的法界**；合起來這是十法界。十法界從什麼造成的？就從我們現前這一念心，所以說啊，這個心法，是妙的。

如果心法若不妙，眾生法也不妙；眾生法不妙，佛法也不妙了。就因為心法妙，所以眾生法也妙，佛法也妙。啊，十方諸佛也是沒有出我們現前的一念心，十方的菩薩也沒有超出我們現前的一念心，十方的緣覺也沒有出去我們現前的一念心，十方的聲聞也沒有超出我們現前的一念心，乃至於天、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六凡法界，都是沒有超出現前這一念心。

所以講到這個「心」字上，古人有這樣說的幾句話，怎麼樣說呢？說，「**三點如星佈，彎鉤似月牙；披毛從此起，作佛也由它**」啊，作佛也是由這個，也是由這個現前一念心。

在《華嚴經》上說，說啊，「**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**」說啊，假設你人若想了知，了知什麼呢？三世一切佛；什麼叫三世一切佛？就是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這叫三世；這三世諸佛，啊，

三世一切佛；應觀法界性，你應該呀，看一看這個法界性啊，這種妙法呀，不可思議的境界呀，啊！這真是啊，啊，太妙了！

所以呀，啊，一切唯心造啊！你譬如，你到這來聽經，也是你心裏想要來，啊，那有個法師講經，也不知道他講的是什麼？啊，去聽一聽；心裏呀，動這麼一個念，這身體呀，就跟著這個心就跑，跑來了；如果沒有想要來，有這麼一個一念心的話，不會到這來聽經的。

那麼說這個「心」字啊，在中國的字來講，說三點，這三點呢，就好像星星啊，在那排佈著似的。彎鉤，這底下有一個鉤。啊，這個鉤啊，似月牙，就像那個初三那個月牙似的。披毛從此起，批毛戴角做畜生，這個批毛戴角啊，就是畜生，有犄角，有毛的；披毛從此起，就從這個生出來的。作佛也由它，可是啊，做畜生雖然由這一念心，成佛也是由這一念心；所以呀，並沒有啊換一個，就是都是由這一念心而作成。

所以，啊，你就想，不要說這個太玄妙了，啊！太妙的，人知道了？那麼不太妙的呢，人又忽略，我就講一講不太妙的。講什麼呢？講人要吃飯，啊，餓肚餓了，就想要吃飯，啊，這心裏就想，餓了，餓了到時候要吃飯，今天吃點什麼東西好呢？啊，這就決定了，去吃這個東西，你說，這妙不

妙呢？啊，怎麼就會生這種的思想呢？**怎麼就會想要吃東西？說肚餓了！**

怎麼就會肚餓呢？這都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總而言之，你「**不分別，不思量**」那就是妙法，那就是妙法。你到那個不
思量，不分別那種的境界上，我以前不講過，「**內無身心、外無世界，迴
脫根塵**」啊，六根也沒有了，六塵也都死了，啊，也都亡了，迴脫根塵，
啊，那時候真是啊，你得到那種的境界，那就是妙法。沒有得到那種境界
呢？也沒有出妙法之外。

所以我們現在，啊，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沒有不是妙法的，沒有不是妙
法的。所以這個妙法呀，你往深了講也是妙法，往淺了講又是妙法。這個
妙法，妙法，法法皆妙，法法都是妙法，只看你呀，能不能明白；你若能
明白，任何法都是妙法。你若沒明白呢，那也可以說是妙法；但是這是妙
中之粗，是一個粗的部份，不是個細。

那麼這妙法呀，講了好幾天，講了有多少次了，總也沒有講完；因為這個
妙法，沒有法子講完，若是能講完呢，它就不能成妙法。所以我如果要繼
續講下去呀，就講幾年就講這個「妙法」兩個字，也可以講的。那麼現在
呀，我再舉出一個例子，給大家形容一下這個「妙法」這個形容呢，本來

也不太恰當，可是啊，由這個形容啊，或者我們能會明白一少部份這個妙法。

在以前呢，有一個做官的，這個做官的呢，很奇怪，他相信佛，啊，相信佛呢，又會背這個《法華經》這《法華經》啊，就這《妙法蓮華經》這是啊，有這個兩冊。兩冊呀，這個作官的，他對於上冊，就一目了然，啊，深入經藏，他明白啊，這其中的道理；到下冊呢，他是格格不入，格格不入，啊，就沒有法子懂，也沒有法子成誦。

就好像啊，我們新出家這個果寧，啊，他說，啊，這〈楞嚴咒〉對我可是一個大障礙，哦，我怎麼樣讀也讀記不住！這個你不要望洋興嘆，不要以為這是大海，喔！這麼多，這怎麼辦呢？啊，我教你一個方法，你不要全讀，你呀，一句一句的讀，一行一行的讀；讀記得這一句，再讀那一句。那一句記住了，再往下讀；如果記不清楚，就不往下讀，就單念這一句。

譬如，啊，南無薩怛他，蘇伽多耶，阿羅訶帝，三藐三菩陀寫，這個我讀南無薩怛他，蘇伽多耶，阿羅訶帝，三藐三菩陀寫...讀多幾遍，你把眼睛閉上，哦，記得了！再呀，讀第二遍，再讀第二句，南無薩怛他，蘇伽多耶，阿羅訶帝，三藐三菩陀寫，南無薩怛他，佛陀俱胝瑟尼釤，再加一句。

你這麼樣子，把它，英文我不會講，但是more、more、more，就會背了，就能背得出；你不要貪多，你要貪多呀，就嚼不爛了。你這一個口啊，我昨天那個歡喜吃肉的老年人，說吃肉他就要開悟，我告訴他，我說，如果你一口能吞個牛啊，那你就會開悟的，吃肉；如果你一口吞不了一個牛啊，永遠都不會開悟。那麼他還不懂得，他說，我沒有辦法！那沒有辦法，你怎麼想開悟呢？吃肉開悟，你看哪個佛是吃肉開的悟？你看哪個祖師是吃肉開的悟？啊，看哪個菩薩是吃肉開的悟？沒有。

沒有，怎麼你要這麼特別，要吃肉，就要開悟，又要吃肉嗎，又要開悟，啊，這叫開一個什麼悟？就是開懂得吃肉的悟，就歡喜吃肉，這是一個貪心。這個吃人家肉，將來啊，啊，不得了這個果報！你看，他歡喜吃人家肉，將來人家也歡喜吃他的肉，一樣的，啊，人家也要吃肉開悟的。

他不知道這種危險呢，以為還，今天晚間沒有來，退席了，這是啊，大約沒有肉吃，所以他有肉才能開悟，沒有肉吃就不開悟，所以今天晚間不來了。這個老年人呢，啊，喝的酒氣醺醺的，哦！我離的他很遠的，一股酒氣衝到我這來，啊！這樣子啊，是很危險。

那麼你讀這個〈楞嚴咒〉，不要貪多，貪多呀，是嚼不爛；你這一口吞個牛啊，沒有法子嚼，牛骨頭啊，也嚼不碎。那麼學〈楞嚴咒〉要慢慢學，不要望洋興嘆，不要以為，哦，這個大海這麼大，這麼多海水，我怎麼有什麼辦法可以把它喝盡了？那麼〈楞嚴咒〉雖然是很長的，但是你若專心，他也會背的。

所以你現在這個想要，既然想要出家了，在我的門下，在我的，我所收的徒弟，一定要會〈楞嚴咒〉，和〈大悲咒〉的〈楞嚴咒〉〈大悲咒〉背不出來呀，我不收他出家的，一定要；所以今年這個暑假的時候，人人我都要考試，要考試〈楞嚴咒〉，也就這個道理。

啊，你若是把〈楞嚴咒〉學會了，我認為你是啊，有一點誠心；你若沒有一點誠心，這個叫楞半年呢，一楞，就要楞半年，啊，半年才會。現在我限你三天的時間，三天時間，無論如何啊，要把它讀會了；如果讀不會呀，你這個和尚作得成，作不成，這還不保險的？

所以現在你甚至於不吃飯，不睡覺，都要把〈楞嚴咒〉讀會了它。你看這個誰，果尊那時候也是不吃飯，不吃幾天飯，把〈楞嚴咒〉可以背得出，哈哈，這是啊，表示，為什麼呢？表示你誠心，把你肚子裏頭也空了，啊，

不吃東西空了，空了好裝〈楞嚴咒〉，哈哈，不過這是講笑話，你不必不吃飯；你那麼大的身體，如果不吃飯呢，餓的，餓的小了，那又不能作高僧了。

啊，這個妙法呀，是法法皆妙，沒有一法不妙的。那麼我講《妙法蓮華經》講了這麼多天，「妙法」兩個字啊，總也沒有講完；不過比較智者大師，那相差可太遠了，智者大師講了九十天，就講這一個「妙」字，講了九十天在南京。啊，那麼現在我告訴你們，這個妙法，什麼叫妙法？你知道的，也是妙法；你不知道的，那才是妙法；這妙法，就是不知道？

那說，我這個不知道是妙法，我能不能學呢？現在我們學，就是學不知道，就是學不知道。不知道什麼呢？不知道打妄想，不知道啊，生瞋恨心，不知道生貪心，不知道啊，生那個癡心；要學這個不知道！把貪、瞋、癡啊，丟了它，不要它，這就是妙。你若是啊，捨不得你貪、瞋、癡啊，那是妙而不妙！你若是啊，能捨了貪、瞋、癡呢，那是不妙而妙！啊，不妙而妙！

這個公案呢，方才說的這一個作官的，作官的這個人呢，他對這上半部《法華經》啊，就是非常的熟悉，啊，既然能讀，又能背得出來；下半部呢，他就格格不入，讀一次也記不住，讀兩次也記不住，讀幾千次，幾萬次也

記不住，你說這是妙不妙？

前面那個讀一次就可以記住上半部，下半部呢，讀幾千萬次也記不住，自己呀，他也覺得妙，覺的這個事情真是妙，我怎麼上半部一讀就記住，下半部怎麼樣讀也記不住？是太妙！於是乎啊，他就到他附近有一個寺院，那個寺院裡呀，就有一個開悟的和尚，他就到這個和尚，道方丈這啊，去請開示。他因為是作官的，很有勢力，好像啊，作一個很大的官，到廟裡來呀，這個方丈和尚就歡迎招待他了。

他就請問這個方丈和尚，說我啊，很信佛的，對於《法華經》尤其有興趣。可是《法華經》我不知道為什麼上半部，我一讀啊，就可以背得出，永遠都不會忘了；我下半部怎麼樣讀也記不住，這個究竟是個什麼道理呢，我不知道？我來請問呢，方丈和尚你開示我！

這個方丈和尚，那麼是一個得到佛眼呢，有天眼通、有佛眼、有慧眼、有法眼，開了五眼六通，這個方丈和尚。那麼聽他這樣一請開示，這個和尚啊，告訴他。說我啊，告訴你可以，不過你不要生瞋恨心！因為我對你說的是真的，我不是罵你，那麼這個作官的就說，當然了，你說我的前因後果的事情，我當然不會瞋恨了！

那麼這個方丈和尚就說，說你呀，你前生啊，是在寺院理呀，種田的，種地的一條牛，幫著廟上啊，做工；做工啊，你因為給廟上啊，耕田呢，你這其中就有很大的功勞，立了很大功。那麼在廟上啊，每達到六月六的時候，這一天都要把這個經典搬到外面去曬經！

那麼把這個經曬一曬啊，這經裏邊才不會生蟲子，所以呀，這叫曬經的一個日子啊，你在這個曬經的這一天呢，你走到那個曬經那個地方啊，用你那個鼻孔啊，聞這個《法華經》你這個聞呢，只聞到上半部，下半部啊，就沒有聞到，所以你呢，今生因為你立功，所以作了官了，今生啊，你就作了官；你不要以為作官的人就都是人，馬牛羊雞犬豕什麼都有的，唉，你不要以為作官就是，不過他前生啊，是立一點功，所以今生啊，就去管理這個政務。

那麼這個人一聽，說，那我為什麼就對《法華經》前半卷我那麼熟悉？啊，這個老和尚就說啊，因為你用鼻子聞的只聞上半卷，下半卷呢，你就沒有聞到；所以你現在呀，因為你給廟上種地、種田呢，你有功，今生作了官了；因為你呀，只聞了半卷，上半部的《法華經》所以呀，你對於上半卷的《法華經》啊，你是特別熟悉，下半卷呢，你就不懂了？你就念也記不

住，啊，這就是這種的因果。這個人一聽，那麼以後更加精進，擁護這個佛法，啊，擁護這個道場。

那麼相信呢，這個作官的人呢，將來不會再作牛了，這是啊，也是妙法之一。你看看，牠只用鼻子聞一聞上半部，那麼再作人的時候，就永遠都記住。說，那是什麼道理？我也不知道？啊，這就叫妙法！

你若問為什麼？這個不像說讀這個法學似的，我試驗試驗，它這個原理倒是怎麼一回事？啊，你沒有法子試驗。你若想試驗這個，想知道這個原理，你就是啊，要專一其心，你用功修行；修行得到五眼六通的時候，你就知道這種的原理了，知道這個妙法了。

Ch00-09-釋經題

談到這個心法妙、眾生法妙、佛法妙，你現在按照啊，天臺所定的【六即佛】來解釋這個妙法。這個妙法，什麼叫妙法？妙法，就是你沒有法子以你的心來思量它，沒有法子可以說完了它，說也說不完，想也想不盡，這所謂「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言議」不可以用這個言論來議論它。

所謂這個妙法，在佛的份上也沒有增加一點點，在眾生的份上也沒有減少一點點，在諸佛的份上它也不淨，在眾生的份上它也不垢，在諸佛的份上也不滅，在眾生的份上它也不生。這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，這都是妙法的本體，我們人人本具，個個不無這種妙法；可是啊，沒有知道，這啊，這也叫佛！叫什麼佛呢？叫「理即佛。」(理呀，就是道理那個理)。因為它這個理呀，來講，就是佛，有這個具足佛性的這個理，而不是啊，說啊，現在就是佛，只有佛的一個理(道理的那個理)。所以說啊，人人都是佛可以的，這個，只可以說是理即佛；不可以說是啊，是既佛，這叫理即佛。那這個道理呀，這個理呀，是佛。

那麼我們人人來聽經，聽經啊，明白這個經的道理，明白佛所說的法，明白呀，這「心就是佛、佛也就是心！」佛所說的法，因為眾生這個有心；若眾生沒有心了，佛也沒有說法。所以這也有一個名字，叫什麼呢？這叫「名字即佛」，名字即佛，就有這個佛的名字。你知道心即佛了，這是有一個佛的名字，這叫名字即佛。

那麼你單單知道這心即佛，佛即心；可是你要用功修行，如果你不用功修行，你就單單知道這「理即佛」、「名字即佛」了，就是佛啊，這也沒有什麼用處，啊，你還要修。修，是什麼道理呢？就啊，我們這個自性裏有

佛性。

這個佛性啊，就等於啊，這個在礦裡邊的金一樣；礦裡頭的金，你要把它取出來，這你要修行；取出來還要鍛鍊，鍛鍊，用火來燒它；鍛鍊之後，這才是真正的精金，變成了真正的金子。

那麼也就是說呀，不錯，人人是佛！在礦裡頭那個金呢，那就叫啊，「理即佛」你把它呀，由這個礦裡邊把金呢，拿出來，這叫「名字即佛」那麼你又加一番修行鍛煉，用火把這個金煉過，啊，這是修行。

修行，這又有一個名稱，這叫「**觀行即佛。**」(觀呢，就是觀世音菩薩的觀；行啊，就是這個行字，不過在這要讀觀行(ㄉㄨㄥˊ)，觀行即佛。你修行啊，把這個金鍛煉，這還呀，沒有正式成這個成就，這叫觀行即佛。你再由這裏頭修行，用功，啊！或者參禪打坐呀，或者是啊，啊，念佛呀，念經啊，無論你用什麼功，總而言之要專一。

專一修到什麼程度？啊，修到了「**內無六根，外無六塵**」內邊六根呢，的境界沒有了，外邊六塵的境界也空了。啊，內無身心，外無世界，根塵脫落，啊，根塵，啊，迴脫根塵，根塵都沒有了。這時候啊，既無人相、更

無我相、也無眾生相、也無壽者相；啊，這時候，也沒有過去心、也沒有現在心、也沒有未來心，三心了不可得，四相也空了，啊，這時候呢，得到一點的妙法的這個滋味。

得到妙法的滋味，但是啊，還沒有真正啊，確實知道這個滋味，這又有一個名字，叫什麼呢？這叫「相似即佛。」(相啊，就是二目不成林那個相，就是啊，就是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那個相)啊，相似，似啊，就是好像的，相似即佛，這時候。

在這個時候，還不能停止，還要用功修行；用功修行啊，修的，啊！怎麼樣呢？修的，能見著本來的面目了，在禪宗裡頭叫「本來面目」啊，你本來是一個什麼樣子！在天臺教，這叫啊，得到啊，這個「一心三諦」的境界。三諦是什麼呢？就是「真諦、俗諦、中諦」真、俗、中，真諦理、俗諦理、中諦理，就得到三諦。

在淨土法門裡頭來說，這就是彌陀經上所說的那個「理一心不亂」理，這個理一心不亂。一心不亂，怎麼叫一心不亂呢？這一心不亂這個境界啊，啊！你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這一聲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念的風也吹不透、雨也打不漏，這成了一個，啊，成了一個了，盡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在這念

佛的這一念裏頭包著。

啊，這時候，也沒有山河大地，也沒有房廊屋舍，也沒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，什麼都空了，念的，啊，你念佛念的想要停止也不可能，說是啊，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想要不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辦不到了，啊，就像那個流水呀，像那個water fall (瀑布) 啊，那個水像暴流似的往下流，你想停止停止不了，這叫理一心不亂，得到「念佛三昧！」念佛三昧呀，念的不念自念，你想要不念佛，也停止不住。

啊，你說，我不要念佛了！但是內裏頭還是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這個就像流水似的，嘩嘩嘩！不停止了。這時候啊，我告訴你，哼！才妙呢！怎麼妙到什麼程度上呢？你聽人家說話，也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」的聲音；你聽見呢，這刮風，也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呢，那念佛呢；你聽那個流水，啊，它那也是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呢！

啊，「水流風動演摩訶」水流，風動，都是這個摩訶大法，啊，演這摩訶大法呢！啊，這種境界你說妙不妙？啊，這種境界，啊！這種境界太妙了！這叫理一心不亂。

啊，這個時候，你念到理一心不亂呢，你就見著阿彌陀佛，也就見著啊，那個七寶蓮池那個四色蓮華，啊，青色青光、白色白光、黃色黃光、紅色紅光，啊！這個四色的蓮華呀，放四種的光明，你可以呀，見得到。這個時候啊，哈！可以呀，「百界成佛！」不單呢，在這一個世界成佛，願意到哪個地方成佛去都可以的，這叫啊，理一心不亂，在淨土法門裡頭來講。

啊，並不是啊，有不明白佛法的人呢，或者聽見聲音呢，啊，好像我們來那一位老客人，老居士說是啊，他聽見鐘，噹的一聲，問旁人呢，聽沒有聽見？這個他就以為呀，是一種境界，這其實很平常。啊，你若用功的人呢，那種奇奇怪怪那境界多的很，多的很；可是啊，你不要著住它。

在禪宗的這個道理講，說，「佛來佛斬，魔來魔斬」你就佛來了，你也不要啊，動心，你要修住有這種定力，要有定力，不要說，哦！這佛來了，我歡喜了，生了一種歡喜心。

啊，你生歡喜心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你生的什麼歡喜心？你生歡喜心幹什麼？啊，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呀，你一切有相都是虛妄的，你在那個有相上，你就能看見是空的，啊，這是個真空！啊，在那空的地方，你又能看著是有，這是妙有！

啊，「真空本來不空，妙有也非有」你說這妙不妙呢！到這個時候，這叫什麼呢？這叫「分證即佛。」(分呢，就是一分一分的那個分；證，就是證得了) 分證即佛。雖然分證即佛，可是還沒有究竟，還不是究竟即佛。

必須要像什麼呢？像釋迦牟尼佛呀，在菩提樹下，夜睹明星而悟道，啊，徹法底源，究竟啊，證得了，究竟證得了；這叫有一個名稱，名稱什麼？這叫「究竟即佛。」這是啊，「六即佛呀」來解釋這個妙法。那麼這時候才親證得這個妙法的本體，得到妙法的本體。

妙法啊，就是不思量，不分別，這個境界就是妙法。現在這果寧學〈楞嚴咒〉，就落到這個思量，和分別上，越思量是越學不會，越分別是越不明白。你不要想啊，為什麼就記不住這個〈楞嚴咒〉，什麼也不要想，只就是念；這個念〈楞嚴咒〉就是我的本份，你不要用分別思量心去讀〈楞嚴咒〉。

這分別，就是第六意識；思量，就是第七識；第七識就專門思量，第六識就專門分別；啊，這正是啊，阿難所犯的毛病。阿難為什麼犯這個毛病？就因為阿難呢，他一向多聞，未全道力，這不，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

力。

你想把〈楞嚴咒〉記得住，就是要把你這思量、分別心趕走了它，攆跑了它，不要存這個分別、思量的心。不要用這個識心去學佛法，要用這個真心；真心呢，就是這個妙法不思量，啊，不要思量。

那麼談到這個妙法呀，可是妙！但是啊，會用的人很少。所以呀，在古來啊，這個龐居士，龐居士啊，開悟之後他就想起來，啊！由無始劫以來，生生世世到現在才開了悟，這真是一種不容易的事情！所以呀，他就說，他說啊，想明白妙法這個法門呢，真是難！難！難！啊，難難難！想要明白這個法呀，真是難難難呢！三個難字。

怎麼難法呢？「十擔芝麻樹上攤」這個擔了十擔芝麻，芝麻粒是最小的，把它放到這個樹上，你說困難不困難？這十擔芝麻放到樹上，這個樹上根本是不平坦的一個地方，你放一個芝麻粒，它就會滾掉地下；這十擔芝麻，你說要用多少時間可以把它放到樹上呢？啊，是不容易的！

因為呀，修行啊，你想要改毛病，啊，它偏偏要犯毛病；你想要不發脾氣，啊！偏偏的有事情，來了，好像考驗你似的，看看你發脾氣不發脾氣？啊，

譬如，啊，很想要不喝酒了，就會來幾個朋友請你去喝酒去，啊，你說，我要忌酒了！嘿！這最後一次，你喝一次再也就不喝了！啊，想不喝了，又要喝一次；喝了這一次，啊，明天又來那個朋友，說，哦，他請你，你去喝酒；我請你，你就不給我面子，這不可以的！啊，又請去喝一頓，這喝酒的想要斷也不容易！啊，甚至於一切一切的所有你的壞習氣、壞毛病，想要把它剷除了，真是不容易的！就像那個十擔芝麻樹上攤一個樣。

他這麼樣自言自語呀，這麼自己呀，討論這個問題呀，啊！你說他這個太太，龐居士有太太的，他雖然有太太也開悟；啊，龐居士也開悟了，龐婆也開悟，不單龐公龐婆開悟，他有個兒子，和他的閨女，都開悟了，啊，都開悟了！

那麼他的這個開悟的太太就說了，說，你說難不是嗎？哈！我看才不難呢！咦，你看怎麼不難呢？她說我，照著我說呀，這得妙法呀，易！易！易！啊，最容易！最容易了！最容易！啊，怎麼易法呢？「**百草頭上祖師意**」呀，這所有的一切的草木啊，這都是啊，佛的心印法門呢，西來的妙意呀；百草頭上是祖師意，啊，這個師的那個心呢，都在那個百草頭上。

啊，她說啊，「**翠竹黃花，無非般若**」她說這個竹子，和花呀，這都是般

若智慧的表現呢！啊，她說蘇東坡說過，「**溪聲盡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**」啊，他說這個山的顏色呀，這就是清淨的法身；那個溪聲，溪呀(溪，就是曹溪那個溪)，他們廣東人讀溪(ㄍㄟ)，曹溪。就是現在在美國這個冒牌子的曹溪，冒牌子的曹溪。

啊，這個溪聲，這個溪呀，流水那個聲音呢，這就是這個佛的那個廣長舌，在《阿彌陀經》上不說六方諸佛都出「廣長舌相」嗎！啊，這都是廣長舌。山色無非清淨身。你說哪個不是妙法？啊！這個一草一木都是妙法呀，有什麼難的？這龐婆這樣講。

他們這個老倆口子，一個就說難！一個就說易！啊，你說這個龐女，這個靈照，龐女靈照也說了，也說了幾句話，說什麼呢？她說啊，「**也不難，也不易**」你說難嗎？我說也不難；你說易嗎？我說也不易。怎麼樣呢？

「**飢來吃飯，困來眠**」我啊！我疲倦了就睡覺，你說這有什麼難，有什麼易呀？

啊，這就表示什麼呢？這表示這個妙法呀，就在你日用倫常，動作云為呀，所有一切啊，都是妙法；所以呀，啊，吃飯，穿衣服，啊，睡覺，都是妙法！怎麼吃飯、穿衣是妙法呢？你修道的人，「**終日吃飯，沒吃一粒米**」

這是不是打妄語呢？啊！「終日穿衣，未穿一縷紗」一天到晚穿衣服，一條線也沒穿，這是不是打妄語呢？啊，不是。這什麼呢？這是啊，「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」這叫。

所以呀，這到「無心」的這種境界上了，啊，吃而未吃，穿而未穿，啊，睡而沒睡；啊，他雖然睡覺啊，和醒著是一樣的。為什麼和醒著是一樣的呢？他不糊塗！不糊塗啊，我們人呢，糊塗人一睡覺，又作這個夢，又打那個妄想！哦，他睡覺就是睡覺，睡覺和醒著的時候一樣那麼明白。

啊，在呀，中國有個玉琳國師，這玉琳國師啊，很聰明。啊，他師父叫他，一天一宿呀，要把《法華經》給背會了；要念，把《法華經》要念熟了它！誰念熟了呢，他師父啊，就傳法給誰！和他一個師兄啊，兩個人。他這個師兄怎麼樣你說？一天到晚是睡覺的，一天到晚都睡覺，不知道像不像這果寧？

啊，這個玉琳國師一想，哦，我一定會先讀能把這個《法華經》啊，能背得出的，我一定能爭到得到第一。殊不知，他念，背出來了，去對他師父一講，說，我可以背得出了，我師兄他怎麼樣啊？他師父說啊，你師兄啊，昨天晚間他已經背得出了！

啊，為什麼這個玉嵐，這個玉琳國師他的師兄叫玉嵐，他這種境界呀，就是和這個龐靈昭啊，所說的這個道理是一樣的；啊，雖然他睡覺，可是他並不一定睡覺；在幹什麼呢？他在入定，他睡覺就是入定。會用功的人，你行、住、坐、臥，躺那也一樣入定，坐那也一樣入定，走路也一樣入定，啊，站那地方一樣入定，這是會用功的人。

不會用功的人呢，說，哦，這也吵了，那也不清靜了；你若心裏清淨，到處都清淨。所以龐靈昭說啊，哦，也不難，也不易，我飢來吃飯，睏來眠，這都是妙法的表現。

Ch00-10-釋經題

妙法蓮華經

昨天講這個第七識，和第六識。第七識，就是「思量」；第六識，就是「分別」這個在《楞嚴經》上啊，佛告阿難，說是你成佛，也是由你的六根；你墮落，也是由你的六根。

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這叫「十八界」。這十八界，都是妙法，都是如來藏性的表現；可是啊，要你不思量，不分別；若思量，分別，就落到這意識的巢穴裏邊。那麼一般人呢，你叫他不思量，他思量更多一點；你叫他不分別，他分別也更多一點；不能專一其心，不能轉識成智。

這個「智」啊，就是「識」的變化，由識啊，變成智。這個智，也就是個妙法。在眾生的份上，就是轉智成識了；本有的智慧，本有這種智慧，它把它變成識，這叫轉智成識；所以呢，也就變成，妙，變成粗了。諸佛呢，是「轉識成智」所以呀，就由粗而妙。這個粗，就是不妙；妙，就是不粗。(粗，就是粗細那個粗)。諸佛是轉識成智，所以呀，在這個意識的巢穴裏能得到真正的智慧，啊，證得這個妙法。

這個妙法說起來呀，是無窮無盡的；啊，按照釋迦牟尼佛「本門」有十妙，有十種的妙。「跡門」又有十種的妙。什麼叫本門呢？本，就是他「本覺」。什麼叫跡呢？跡，就是「垂跡」有一種痕跡，這跡。這種妙啊，說起來太多。

所以天臺大師，他「九旬談妙」啊，九十天單單講這一個「妙」字。啊，「相待妙、絕待妙、事妙、理妙」這個妙，啊，說起來太多！那麼盡講這

個妙，講來講去，說是啊，這個妙是不可以思議的，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言議。講來講去，也是不知道？也是不懂？雖然這是個妙，但是啊，沒有明白？

那麼現在再講一點公案，給大家來證明這個妙法的妙處。以前呢，有一個和尚，這個和尚呢，他天天誦念《法華經》誦念《法華經》一天，念一部。那麼一天念一部《法華經》這七卷呢，我也曾經試過，啊，這一天僅僅可以念完的，一天可以念完這一部。

那麼這個和尚啊，他念經，那個經上啊，法華經說，書寫這個《法華經》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議。於是乎呢，他又用寫這個《法華經》用筆呀，就用筆寫這個華經，那麼恭恭敬敬的把這法華經呢，一字一畫，一筆不苟啊，把這個《法華經》寫了一個全部。

寫這個一個全部啊，在北方啊，這天氣凍，他寫完的時候呢，正是在冬天的時候，在冬天他寫完了，把這個筆呀，就放到那個水裏邊呢，泡這個筆；可是啊，這個筆向這個水裏一放的時候，這水裏呀，這個水因為天氣冷啊，就有一朵蓮華生出來，這個蓮華是越長越高，越長越大，一個冰的蓮華，那個水裏頭的冰啊，變成一朵蓮華！啊，由此呢，他就自己給他自己呀，

起一個名字叫什麼呢？叫**冰蓮和尚**，啊，冰蓮和尚。

你看，你說這個這種的事情是不是妙法呢？他用這個筆寫完了這個《法華經》然後把這個筆放到水裏，水就生出了一朵冰的蓮華！你說這誰叫它生的呢？啊，它怎麼又會生出這一朵冰的蓮華呢？嗯，這個蓮華並且還會往前長，當時啊，有很多人都看見這種情形，你說這是不是妙法呢？這是一個很真很真的一件事實。

還有一件事情，這也是啊，關於這個妙法的問題，什麼事情呢？也是這一個公案，這也是一個和尚，這個和尚啊，念《法華經》念《法華經》他就念第一卷，第一卷呢，這個和尚是在以前在中國啊，他很有地位，他也啊，到那個朝廷裏邊去隨著研究國家這個政事的問題。那麼他到這個皇宮裏去呀，由他廟上到皇宮啊，他不坐轎，騎著個馬，他一騎到馬身上他就背誦這個《法華經》到這個皇宮裏邊呢，恰恰這一卷《法華經》他可以把它念完了，背誦完了，天天是這樣子。

有一天呢，他這個馬就忽然間就死了；死了，在他這個廟的對門呢，有一個居士的家裡就生一個男孩子；在生這個男孩子的時候啊，他這個母親呢，就作了一個夢，作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夢！作什麼夢呢？就夢見呢，這

和尚天天騎這個馬呀，就到她家裡來了；來，就撞到她懷裏，啊！那麼她就生出這個小孩子。

那麼他的母親就想，喔！怎麼我看見這個馬來到我這，就生這個小孩子？叫她家裡人到對面看一看，那麼這個和尚騎這個馬，還在不在？到那地方去一看，這個和尚騎的馬，方才死，就死了。那麼她自己知道，喔，這一定是這個馬呀，來托生來。於是乎啊，這個小孩出世之後，她就送他到廟上去作和尚。

作和尚，可是啊，這個小孩子啊，愚癡的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最愚癡不過！啊，你教他寫字，他也不會寫；你教他認字，他也不會認；啊！一個字也不認識；怎麼樣教他，他也沒有法子認識這個字。那麼但是呢，有一個和尚啊，教他這個《法華經》教他《法華經》啊，就這麼不需要認字，就這麼一句一句教他，但是他記的很快，把第一卷呢，記住了；以後的，完全又不能記，又不能念了，僅僅只可以記得住啊，這第一卷。

為什麼他可以僅僅記得第一卷呢？就因為他做馬的時候啊，這個和尚在他脊背上啊，就背這個第一卷，啊，天天是這樣子，所以呀，他能記得第一卷。那麼這個證明了這個小孩子呢，就是這個馬轉生做人了。這個馬，被

這個和尚騎著，聽這《法華經》就能啊，可以去做人了。這樣啊，想一想這《法華經》這種功德呀，是不可思議的，這是一件事情。

還有一個相類的這樣情形，怎麼情形呢？在晉朝的時代呀，雲南有一個姓陳的人，叫陳東淵，他就相信觀音菩薩！相信觀音菩薩，就到南海普陀山去啊，朝拜觀世音菩薩！拜完了啊，他見到那有一個和尚在那誦念《法華經》那麼他就啊，請這個和尚啊，給他念《法華經》超度他的母親，令他母親呢，離苦得樂！

啊！這個和尚就給他念經了，念經，他家裡有一個牛，這個牛啊，很有力量，很有力量，很大力量，也是突然間就死了，這個牛就死了。牛死了，也沒有什麼關係呀，可是這個牛晚間就給他托了一個夢，夢啊，就告訴啊，這個陳東淵呢，說，我呀，就是你的母親來的，因為啊，我的口業太重了，造的罪業太深了，所以投生做牛。

那麼現在呀，你請這一個法師給我念《法華經》啊，我已經啊，離開呀，這個牛身了；可是我現在呀，還沒有離苦，還是在地獄，你再請這和尚啊，幫我念一念經！

這個陳東淵得到這麼一個夢，因為是很奇怪了！於是乎啊，又到普陀山上去請這個和尚給她念經。可是偏偏這個和尚啊，念《法華經》是念《法華經》但是他有的時候歡喜喝一杯酒！啊，他念經是很誠心了，但是這個酒癮呢，還沒有斷，有的時候啊，就很隨便呢，就飲一點酒。那麼他聽這個陳東淵這樣說是他母親托生做牛，又死了，請他給超度，再超度，他也就很誠心呢，幫她超度。

怎麼樣超度法呢？他跪到佛前呢，給念《法華經》念到四卷呢，大約一早起他很早就起身給她念經啊，念到四卷上啊，口裏頭啊，就渴的不得了！渴的不得了想要找茶飲，也沒有茶；啊！一看他平時喝酒的那個酒杯，在那個地方還有一杯酒在那裏放著，他把這杯酒拿起來就喝了。喝了，他念到第四卷呢，後邊第五，第六，第七那麼還沒有念呢，他這念完了，告訴這個陳東淵說，這個《法華經》給念完了。

啊！這個陳東淵，你說，很奇怪，也很奇怪又作了一個夢，作什麼夢？夢見他這個牛媽媽又來了，他這個牛媽媽；牛媽媽來了，說，啊，我呀，本來要離開地獄之苦，但是啊，第一卷《法華經》第二卷，第三卷，第四卷，念這個《法華經》的時候啊，地獄都放金光啊，都有啊，金蓮華生出來！啊，這個時候我正想要啊，正要托生去；啊！忽然間就有一股酒氣呀，充

滿這個地獄了；充滿地獄啊，啊！所以第五卷，第六卷呢，第七卷，啊！都沒有這麼大的功效了！你呀，再對這個法師講啊，叫他再幫我重念過！

他這個兒子聽他這個牛媽媽這樣講，那麼就對這個法師這麼樣一講，這個法師，過去以為飲酒不要緊，飲一杯酒嘛！啊！由這一次知道啊，原來飲酒，就沒飲酒之前念這個經，啊，就放金光！飲酒之後啊，啊，連銀光也沒有了。所以呀，從此之後，這個法師也把這個酒戒，也堅守酒戒，那麼認真修行。

由這兩件事看來呀，啊，這個《法華經》的這種妙處啊，你說可以思議嗎？這個妙法，所以呀，真是妙不可言的。

我們學佛法的人，聽見這《法華經》有這種的妙處，這個畜生聽經聞法，可以去做人去；餓鬼在地獄裏，聽經聞法，可以生到天上去。因為有這種的利益，所以有的人，就會依照這個經上的方法去修行，來念誦這個經典去修。

可是修是修，不要生自滿的心，不要以為我念了經了，這有了功了，就處

處都自滿；你若生出自滿的心，這不單沒有功，而且呀，可以說是白費功，啊僅僅呢，種一點善根而已。所以我們修道的人，切記不要生自滿的心、不要生一種驕傲的心，處處要謙恭，要和藹，啊，不要自大，不要貢高我慢。

你看，那個《六祖壇經》上有一段，這個有一個和尚啊，叫法達的，他誦這個《法華經》啊，誦了三千多卷！於是乎啊，他就生出一種貢高的心。到啊，南華寺去見這個六祖惠能大師！本來這一切的僧人見著住持，見著啊，這個方丈和尚，都應該叩頭頂禮的；並且啊，要搭衣，持具，恭恭敬敬的那麼樣子來頂禮。

可是這個法達啊，因為他誦了這麼多《法華經》他就有一種啊，生出一種障礙，啊！我這誦三千多部《法華經》我這功德是不小了！於是乎他見到六祖大師叩頭那時候啊，就這麼一卯腰啊，就得了；也沒有啊，叩到地下，這個頭啊，沒有叩到地下。

六祖大師就問他，說是啊，你現在你的心裏有一種東西，你心裏有一個什麼東西呢？問他，然後就問他說，「禮本折慢幢，頭乎不至地」說這個禮呀，頂禮呀，就是啊，要去你自己的驕傲，貢高我慢，沒有驕傲心；頭乎

不至地，你叩頭的時候，你這個頭因為什麼不到地下呢？這個法達也很坦白的，他說，哦！我因為我誦啊，《法華經》啊，我誦了三千多部《法華經！》

等這個六祖大師就說了，說，「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；誦經久不解，與義作仇家。」

六祖大師說啊，說你心裏迷的時候啊，你就被這個《法華經》來轉了；你若心明白了，你就可以轉這個法華，啊，不被法華所轉，你可以轉法華了！轉法華，這才是妙法！法華轉，那麼這叫妙而不妙；轉法華這不妙而妙。啊，誦經久不解啊，你念這個經啊，念了三千多部你也不明白？與義作仇家呀，你和這個經義呀，哈！生了一種冤仇，就是啊，沒明白這個《法華經》的道理，你沒有能以呀，把你這個貢高我慢除去。

所以我們就是以後，不論哪一位有什麼功德，啊，不要生一種驕傲心，不要生一種自滿的心，這是學佛法的人，一定要啊，謙恭和藹，對任何的人呢，都不要驕傲的，那麼這是學佛法很要緊的一點。我希望每一個人呢，都不要拿著我說這個話當成耳邊的風啊，吹過去就忘了，啊，就不記得了。

(弟子問六祖大師)

說你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，誦經久不解，你呀，讀誦這個經典很久你也不明白，也沒有能啊，解悟它的道理；與義作仇家，你和這個義理呀，就是那個義，你們翻譯什麼？meaning，啊，與義作仇家，和這個義呀，來生了一種冤仇的樣子。啊，冤仇，本來這個經，**和你的心是一個的**，你現在弄成兩個，啊！我這有了功了，我這誦這麼多，三千多部《法華經》我，啊，這在這有了仗勢。

Ch00-11-釋經題

妙法蓮華經

這個妙法，是非常寬廣，那麼如果總講這個「妙法」兩個字，把經文呢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講到？所以現在把這個「妙法」兩個字，暫時啊，告一段落，再講這個「蓮華」。

講到這個【**蓮華**】上，是最稀有的一種華，這種華呢，華果同時，「**華開就蓮現，華落蓮成**」這個華呀，它的根在泥土裏邊，它的這種莖在這水裏邊；至於它的華呢，也不在水裏頭，也不在這個泥土裏邊，而在這個水的

上面。

這是一種什麼意思呢，表示？這個華的根在泥土裏邊，這表示是一般的凡夫；在這個水裏邊花梗，這表示啊，二乘。凡夫就著到「有」上，在這泥土裏邊呢，這就譬喻「有」，凡夫著於「有」。二乘的人呢，就著到「空」上；所以呀，這個莖在這個水裏邊，這表示「空」。蓮華，超出「空有」而表示是一種「中道了義」既不落於「空」，又不偏於「有」。「空有」這叫兩邊；這兩邊不著，這就是屬於中道了義。

怎麼說蓮華表示這個中道了義，圓頓大教？因為這個蓮華，它一開了就有蓮子，這叫花果同時。這個蓮，就是蓮子；華，就是蓮華。既然開華它就結果，這叫花果同時，這表示「因果不二」因也就是果，果也就是因，如是因，如是果。那麼因，是種的佛因；果，也成了佛果；花果同時。

也表示啊，「開權顯實」開權，這個蓮華開了，叫開權；顯實，顯的這有蓮子啊，這個蓮子是代表這個實法。有權法，有實法；權，就是權巧方便；實，就是啊，真實不虛的法，就是實相的理體。

那麼，佛呀，出現於世，為的是什麼出現於世？佛出現於世，就是為的教

我們一切眾生覺悟，了生脫死；佛就為的眾生的生死問題出現於世。所以在本經上說啊，「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」一件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。

什麼是一件大事呢？就是眾生的生死問題呀，這是一件大事！有的人說，生、死，這是人人都有的，這是算一回什麼大事呢？啊，不錯，人人都有生死。人人有生，人人就有死，這是天經地義，天公地道的，一件呢，很公正的事情。那麼公正是公正了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；生了又死、死了又生，啊，究竟有什麼用呢？究竟又有什麼好處呢？

啊，在中國這個莊子有這麼一句話，說的很有一種哲理。說的什麼呢？他說啊，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。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；已而為知者，殆而已矣。」怎麼叫吾生也有涯呢？他就說我這個生命呀，有一個邊涯，有一個終了的時候，有一個終點，有一個最終點。可是這個知識呢？就沒有一個最終點。這個知識，哪個是，什麼是知識的最終點呢？沒有的。可是以有最終點的這個生命，來學習這個沒有終止的這種的知識；殆已，他說這個沒有法子追得上啊，沒有法子攆得上。

但是他只知道啊，一半，而沒有知道啊，這個全體。怎麼說只知道一半呢？他只知道啊，這生命是有終點的；而他不知道這個終點了之後，又有一個

開始！這他豈不是只知道一半呢？

我們這個生命結束了，那個生命又開始了；啊，所以他只知道結束，而不知道開始。這就啊，好像以前呢，這個金門橋，啊，來回都要收費，收錢；他不知道啊，在一頭要收錢呢，就省了很多工，省了很多人，就可以了。那麼他只知道啊，這個終點了，他不知道這個開始；知道這一條路，不知道第二條路。那麼現在這個金門橋來回就收一次費，又省人工，又省時間，這是好的。

那麼這個人的生命啊，不是說只出去了就不回來，所以利用這個辦法也是不錯的。啊，這個什麼辦法呢？**你若知道你怎麼樣生的，那個死的問題呀，也就可以明白了！**你若不知道怎麼樣生的，死的問題也不明白？所謂「來也糊塗，去也糊塗」來也不明白，去也不明白。

那麼這個生死的問題你先要啊，子路問孔子說，「**子路問事鬼神**」子路說，啊！老師，我呀，事奉鬼神，我要用一個什麼方法來事奉鬼神呢？子曰：**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**」說你對人怎麼樣事奉，你還沒有明白呢？你怎麼就想來事奉鬼呢？啊，子路又問了，說，「**敢問死**」說我敢呢，我很大膽的敢問一問怎麼樣死法？死是個什麼滋味？死是一個什麼情形？

其實他這才叫，啊，無理取鬧！那孔夫子他也沒有死過，你怎麼要問他死呢？我相信這時候啊，孔夫子年紀也不小了，也一定是怕死的，所以就說了，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你也不知道怎麼活著？你怎樣知道死呢？啊，所以孔子，證明孔子也不願意死的；孔子有壽者相，所以活了有七十多歲。

啊，那麼究竟孔子說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啊，你生你都不知道，怎麼會知道死呢？這就，你怎麼生的，就是怎麼死！說，那怎麼生的？啊！這可講到根本的問題上了，這個人都應該注意這一點。什麼根本問題呢？就是人呢，由這個情欲而生，所以也就由情欲而死。啊，情欲而生，情欲而死，啊！你若沒有情欲了呢？也就沒有生了；你若沒有情欲了，也就沒有死了！

所以呀，這個生死的問題，就是因為有這一種姪欲心；若把姪欲心斷了，這生死也就了了。但是子路還不知道啊，這個問題？孔子呢，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，只啊，說一個籠統話，啊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生，你都不知道怎麼生的，怎麼會知道死呢？

那麼現在我告訴大家，這是一個很要緊的問題，這是生死的問題。佛呀！

就是為的眾生的生死問題才出現於世，才到這個世間上來。

講到這生死的問題，那麼今天呢，再講一個公案。這個公案呢，我相信以前我講過；講過啊，再講一遍，就好像吃過的東西，再吃一遍呢，啊，把這個味道啊，更是嘗的多一點。

有一個非常有錢的人，非常有錢，大約在世界上啊，不是十大富翁之一呀，也是啊，百大富翁之一。那麼他很有錢呢，又娶了一個很漂亮的太太，就生了很聰明的兒子。因為他啊，這個有錢的人一生，什麼也不認識，他也不認識爸爸、也不認識媽媽、也不認識哥哥、也不認識弟弟、也不認識姊姊、也不認識妹妹；認識什麼呢？就認識啊，錢！

對這個錢呢，那他是熟悉的不得了，和他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最好的骨肉至親，那麼他最認識的就是錢。啊，他說什麼呢？他說，天命之謂錢，率性之謂錢，錢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他說什麼叫天命？天命就是錢。什麼叫性命？性命也就是錢。所以這個錢呢，錢也者不可須臾離也。

這本來是《中庸》上的，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道也

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須臾呀，就很少的時間都不可離開的。這個人呢，他把《中庸》這個聖人所作的書他給改了，他天命之謂錢，率性之謂錢，修道之謂錢，錢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

所以他給他兒子啊，也起個錢的名字，叫什麼呢？大兒子就叫金子。又生了第二個兒子，第二個兒子叫什麼？就叫銀子。這個金子、銀子都是做他兒子嘍！那麼又來第三個兒子，第三個兒子，他就想一想，金子也有了，銀子也有了，這個給他起一個古怪的名字，很古怪的名字，叫什麼名字呢？就叫孽障，哈，叫孽障！

他呀，三個兒子也長大了，他年紀也老了；年紀老了，就生了病了。這一病啊，病的，什麼病呢？生了一個癱瘓的病，癱瘓病啊，就是不能走路，只能在炕上啊，躺著，在床上啊，睡覺，這叫癱瘓的病，不能行路。

病了時間久了，家裡雖然有錢，那麼也就沒有人侍候他，很漂亮的太太也離他遠遠的，很聰明的兒子也不來看他。這時候啊，啊，他把牙一咬，唉！快點死了好，就一咬牙就一狠心呢，唉！我快點死了！又一想，死了，我一個人死，這到陰間也很寂寞的！就和他這個太太，錢夫人來商量，他叫他太太叫錢夫人。

那麼說我因為有病啊，病了這麼久，我看也不能好了，啊，我莫如快點死了，那麼免得受罪，妳可不可以陪我去死呢？他這個漂亮的太太一聽，哦，你死，你怎麼可以叫我隨著你死呢？這死，誰也不能替誰的嘛！我怎麼可以跟著你死呢？啊，你這是不是病的顛狂了？那麼他太太不跟他去死。

那麼他就轉移目標了，向他兒子打主意了；就把這個大兒子叫來，說，金子，我，你一生出來我就最愛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大兒子說，我知道，我知道父親你最愛惜我，是，我是當然知道了！他父親說啊，我最愛你呀，可是我現在要死，你可不可以陪著我去死呢？他這個兒子一聽，啊！他爸爸居然要叫他跟著他死去，說，你真老糊塗了！你這麼老，應該死！我這麼年輕怎麼可以死呢？你這樣子你是愛護我嗎？你愛護我不應該叫我死啊！於是乎就跑了，逃之夭夭，這是大兒子金子不肯跟著去。

又叫這個第二個兒子來，第二個兒子叫銀子啊，說你可以隨著我去死啊？第二個兒子一聽他說這樣子一講，開口就罵，說你這真是老混蛋，啊！你要死，你為什麼叫我死？他一聽，這沒有法子嘍！大兒子、二兒子，和他太太都不跟著死，不陪他死去。

於是乎叫他這個小兒子，叫孽障來了，說，你年紀最小，我也最愛惜你，我死啊，我是可以死的，但是我就捨不得離開你，啊！這怎麼辦呢？他這回也沒有敢說啊，叫他這個小兒子跟著他去死，可是他這個小兒子很聰明的，很懂人意的；說：你要死了，這不要緊，你最愛惜我，我跟著你去，我陪著你去死去！這個一聽，這個老年人一聽，這回高興了，啊！這說，我真沒白疼愛你，都是你這個孽障最好，啊，孽障最好，啊，我從來就很對你非常愛護啊，現在我才知道啊，你對我也真孝順，啊，你可以跟著我去死去。

你看，美麗的太太也不跟著去死，大兒子金子也不跟著去死，第二個兒子銀子也不跟著去死，唯獨這第三個小兒子這個孽障鬼，啊！要跟著他父親去死，陪著他父親呢，去到地獄裏去。

所以才說啊，「萬般將不去啊」萬般呢，就所有的金銀珠寶啊，都帶不去的；將不去，就是帶不去的。「只有業隨身」只有你造的這個業障啊，這個孽障啊，就是造的業障；這個業障，你造的善業、惡業呀，啊，什麼也它跟著你，形影不離的。

「但念阿彌陀，往生極樂國」若這個業隨身呢，你應該怎麼樣？但念阿彌

陀，同生極樂國，但念這個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啊，就往生極樂世界啊，就沒有這六道輪迴的苦了。

啊！極樂世界，尤其呀，你若是願意發財的人呢，到那個地方，黃金為地，願意用多少有多少。你看，到那再沒有窮人了，都是啊，那個黃金像土那麼多，你說那是不是富貴到極點了呢！所以呀，這個老年人呢，啊，如果他覺悟了，也念阿彌陀佛啊，生到極樂世界去，那他金子兒子也跟去了，銀子兒子也跟去了，啊，就不會有這麼寂寞了，有這麼痛苦了。

這個為什麼要說這個公案呢？這是啊，我們人生在世啊，要及時做好事！有這口氣呀，有這個力量，就要做善事；不要等著沒有力量了，這個氣沒有了，才想做善事啊，也來不及了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們藉著前生所種下來的善根，而栽培呀，今生的福慧，要栽培今生的福慧。

Ch00-12-釋經題

講了這個公案，那麼再講一講我們這個公案。我們什麼公案呢？我們現在有一個公案，要造廟，造寺院。在這個果章的他那個農場裡有很多地，這很多地呀，其中有一個地呀，就可以造廟。這個造廟，不是什麼地都可以

造的，一定啊，要有這有山、有水、有真山、有真水。

好像南華寺，就有個曹溪，啊，這個曹溪在中國，啊，這個名字被韓國的和尚給偷去。韓國的和尚偷去了，啊，就又賣到美國來了。美國有一些個不識字的人呢，也不知道曹溪是個什麼，什麼樣子的，是個什麼？所以也就用了六十五塊錢買去，啊！這個是很便宜的。那麼現在呀，在Montana（蒙天拿），那個果章啊，在他一見到我就有這個意思啊，想在他父親的農場裡呀，送出一部份地來造廟！那麼現在呀，是就來**實現**，**就來從地湧出**啊，啊，**這個多寶佛塔**呀，什麼都要從這湧出了。

那麼在美國這呢，在過去日本的佛教傳，到美國這來很久了，那麼其他國家的佛教也有。唯獨啊，達摩這個正宗，「以心印心」這個法門呢！這個現在呀，才正式到美國來。那麼以前到美國來這些個佛教，有真的，有假的，啊，有的半真半假的，有的半假半真的。

總而言之啊，為什麼有這個呢？這都是為這個真正的佛教啊，來鋪路的，來鋪這個道路。所以呀，到現在這個佛教的這個種子啊，應該種下去！種下去了，將來呀，好產生一些個新佛的新佛子。那麼新佛子要有地方住，所以現在啊，造個廟，就給佛子住的。啊，說，「**佛子住持**，**善超諸有**，

能於國土，成就威儀，從佛轉輪，妙堪遺囑」這《楞嚴經》上說的話。

我們現在呀，這有兩個人要出家，並且又有人呢，要求我要出家作比丘尼。現在無論哪一個要出家，首先要把〈楞嚴咒〉、〈大悲咒〉啊，要能背得出。啊，我就以〈楞嚴咒〉、〈大悲咒〉做第一個考試的題目，所以想要出家無論作和尚啊，還有這個(某某)也要求我作和尚；那麼如果想要作和尚，就要啊，把〈楞嚴咒〉先學會了；學會了之後，那我考試合格了，就可以的。

我們現在呀，就造這個廟，為的給這個美國佛教，下一個最根本的基礎道場。所以現在呀，你們發心來擁護這個道場的人，這都是啊，以前受佛的吩咐，受佛的囑咐！現在呀，來發心擁護來成就這個道場。成就道場這個功德啊，是最大的，尤其呀，成就人出家做和尚，這個功德也最大的。

在緬甸，暹羅的人呢，出家啊，認為最隆重一件事；你若有人出家，就有很多人給這個人錢，買這個人出家，來買這個人出家。這個出家，就好像啊，比這個一般人結婚呢，那個都隆重。這個出家有的有錢的，就請幾千人來吃飯。這個錢誰給拿呢？不是他親戚，就是他朋友，再不就是佛教的護法，拿出這個錢呢，說，某某人出家了，我拿這個錢呢，來請客，來做

功德，那麼成就人出家。

有的人呢，自己不能出家，自己或者捨不得家庭的妻子，兒女啊，啊，財產了，捨不得，啊，他就幫助人家出家。有人要出家，他就拿錢，給錢，給錢，這專門做這個功德的，專門成就人出家。

那麼我們現在，啊，要造廟，這個我們也大家來發心，我今天在中午我說來的，在午中，啊，我們有錢的人應該出錢的，就要很迅速的把錢拿出來做功德，造這個佛教的這個基本道場；有力量的就要出力，所以呢，這個誰也不要落後，都要爭先恐後去做去，這一件事呢，就成功！成功了，啊，這是幹什麼呢？這就是啊，建立佛的道場，這就是啊，成佛的一個基本的條件；你若是不造廟，將來你成佛了，你也沒有廟住。

所以呀，現在我們成佛要有廟住的時候，先要造廟，我們廟造多多的；等我們成佛的時候，也是廟也很多的，你願意住，到哪地方住，到哪地方住，你看，這是自由的，人人都要往前跑，不要往後退。

現在呢，我們已經有一位居士，這一位居士呢，他發心呢，預備拿出貳萬塊錢，做這個開創辦的一個發起的基本的這個人。所以我們既然有這個貳

萬塊錢，我們每一個人呢，再眾志成城，大家共同努力，把這個事情造成了，這是啊，十方諸佛菩薩最歡喜的一件事情，最讚歎的一件事情，也是我這個做師父的最歡喜，最讚歎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我們大家都要共同努力，來呀，為這個造廟啊，我們共同發心，人人爭先，人人恐後，不要落於人後，這是啊，在我們這個美國呀，做一個佛教基本的創辦人。

妙法蓮華經

講起這個華，有種種的不同，有「誑花無果」這個誑花，也可以說是謊花，這個謊呢，怎麼叫謊花呢？就是只有花沒有果，**開花不結果叫謊花**。這種花呀，怎麼會開這種花呢？就因為啊，這個人呢，盡撒謊，盡啊，打妄語，光說了不做。譬如，說，我造佛像！我發願呢，要造佛像，只啊，這樣講，而沒有造佛像，這叫啊，開謊花不結果。

那麼「**誑花無果**」，這比喻什麼呢？比喻外道。這旁門外道啊，你看的它是很盛，啊，很多人呢，趨之若鶩(×`)，就很隆重，很盛，也用功修行，修這個梵行，修這種種的苦行；可是啊，它沒有結果，一無所成，這就等於誑花無果，只有花而沒有果。

有的「**一花多果**」一種的花，而有多種的果。這是比方什麼呢？這是譬喻啊，「凡夫」。這個凡夫啊，供養父母，師長，對父母種種孝順的行為，來孝順父母、供養父母、供養師長。因為他供養父母這種的關係，所以做了很多的功；立了很多功將來呀，也結了很多果；啊，或者生到天上去，或者生到人間做富貴的人，啊，這叫啊，一花多果。

有「**多花一果**」多種的花，很多很多的，可是啊，只結了一個果。這比方什麼呢？這是比方啊，「聲聞乘」。聲聞乘啊，他啊，修種種的苦行，可是啊，只得到涅槃，僅僅呢，得到這個有餘的涅槃，這表示多花一果。

有的「**一花一果**」這是代表什麼呢？代表「緣覺」。緣覺啊，他修一遠離行，修一種遠離行，啊，住到啊，深山穹谷去；他也啊，修這種行門，也得到這個緣覺的果位。

有「**先果後花**」的，這表示什麼呢？這表示啊，這個「初果須陀洹」，他在呀，前邊，可是啊，後邊還要去修行。

有「**先花後果**」的，這是表示什麼呢？表示菩薩，「菩薩乘」。這個表示菩薩乘啊，菩薩呀，先，啊，修行，然後啊，得到菩薩的果位，這代表菩

薩。

可是以上所說這個「誑花無果」、「多花一果」、「一花多果」、「一花一果」，和這個「先果後花」，「先花後果」這個種種的花，都不能啊，來比喻這個妙法，都不能啊，和這個妙法來相比。唯獨啊，就蓮華，這才呀，可以比喻這個妙法，這才呀，是真正的可以比喻這個妙法。因為它是「花果同時」有花就有果。啊，也不是先花後果、也不是先果後花，花果同時。

這表示啊，「即實即權」雖然這華，有花有果，這個權，就比方花；實，就是果。可是啊，它有權就是實，啊，以前不講過「為實施權」這花怎麼有的花呢？花就是為著這個果，所以呀，這為實施權。

在佛說阿含、方等、般若，和華嚴這些個時候，都是為的要說《法華經》才說那些個經典。以前，所說的法，都是權法，而不是實法；到這個法華會上，才說出啊，這個實法，啊，實教。

啊，這是啊，到這個法華會上，這叫「開權顯實」把這個權呢，以前的都開開，都不要；顯實，顯出這個實法來。這也就是啊，「花開蓮現」這花

一開了，蓮就現出來，蓮現出了，這就叫開權顯實，為實施權，開權顯實。啊，等這個「花落蓮成」這個表示「廢權立實」把這個權的法都不要了，只留這個實的法。

那麼又有啊，這個「跡門，本門」。什麼叫跡門呢？什麼叫本門呢？本，就是根本；跡，就是末梢。那麼什麼叫本呢？現在舉出一個譬喻，空中，在虛空中的月，就比方是「本」；在水裏邊的月，這就是「跡」，屬於跡。這個「本」，只一個；但是那個「跡」，就有無量無邊那麼多。

在這個本，「為本垂跡」為這個本，才顯現有這個跡。啊，開跡，就顯本。開這個跡呀，跡，就是蹤跡，有這個影子，有這麼一個痕跡，啊，有這麼一個事跡，這個跡。這個跡，就是「開跡顯本」把這個跡開開，就顯這個本。這也是啊，這個「為實施權」、「開權顯實」、「廢權立實」，這一樣的道理。

那麼現在佛所說這個法，有本，有跡。本是在什麼時候呢？本，是在這個經文裏邊所說，十六王子啊，發心出家修道啊，在那個以前的。這個十六王子啊，發心出家，也不算本，在那個以前、以前、很久以前的，不知道多遠？本。

現在釋迦牟尼佛到這個世界上來，這叫垂跡，這是跡。示現，他這個示現，現這一個佛身而為眾生說法。其實，釋迦牟尼佛不是啊，在這個娑婆世界現在成佛，在久遠劫以前已經成佛了！所以釋迦牟尼佛在《梵網經》上說啊，說我呀，來到這個娑婆世界，到現在，八千返，我來過八千次。

那麼我們這個娑婆世界，現在這個娑婆世界，只是一個新的娑婆世界，是一個年輕的娑婆世界，還有一個老的娑婆世界，還有一個本來的娑婆世界；那個世界呢，那就叫「本。」我們現在這個世界，這叫「跡。」所以呀，在佛法說起來，那是無窮無盡，無量無邊。我們眾生知見，眾生這個見解，沒有法子啊，能測量它的所以是怎麼回事？所以這也就是妙法之一，啊，屬於妙法。

那麼這個「蓮華」呀，總而言之，表示啊，什麼呢？就表示啊，這個妙法的。蓮華就是妙法，妙法也就是蓮華，這是啊，這一部經啊，這比喻。

Ch00-13-釋經題

「妙法蓮華」這是這一部經的別名。別呀，就是「特別」，為什麼特別呢？

和其他佛所說的經典名字都不同的，這叫特別，這有「通」、有「別」。

那麼這個「經」的一字呢？這個經這一個字，叫「通」，怎麼叫通呢？所有的經都叫「經」，所以叫通。

這個通名，這個通名也就是好像我們這個人呢？都叫做「人」，你也是人、我也是人、他也是人，大家都叫做「人」。那麼人這是相同了！這是通，通通叫一個人，可是人還另外有自己的一個別名，譬如易象乾，你若說你若不叫「易象乾」，他就不知道是叫他；啊！包果逸，誰說？果逸，我就知道這是果逸。這也就這個經，啊！什麼經？喔！《妙法蓮華經》。「妙法蓮華」是它的別名，那麼「經」就是個通名；這就有通、有別，以通、別來判斷這個經。那麼這個經，「釋名、顯體、明宗、論用、判教相」要有這五重的，五層的奧妙解釋。

現在再講這個「經」字。「經」字啊，對於每個人都很熟了，但是熟是熟，你究竟認識它、不認識它？好像昨天晚間我教一個生字，今天晚間再問說：這個是什麼？沒有一個人認識。我恐怕講這個「經」也會有這個毛病，講了很多次了，你若叫他講一講這個「經」字怎麼講啊？張口結舌了，不會講了。

「經」就是一條路，什麼路？由凡夫的路到到佛的果位上這一條路。所以又有一個名字叫徑，經者，徑也，這個徑，就是「徑路」，這是第一個意思。

第二個意思叫法本，這個「法的根本」，這就是經的意思。

還有這個意思叫顯耀，也可以說是「顯示」，很明顯的來告訴你、來表示出來，顯示，第三個意思。

第四個意思是涌泉，我不講嘛「涌泉」，就好像從地裏頭就湧出一個泉子來，這水滔滔不斷的，涌泉。

又有一個意思叫什麼呢？叫繩墨，繩，就是一條繩子那個繩，墨就那個黑色那個墨，墨，這個呢？表示它是一種規矩。所謂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」，你一定要有一個圓規，畫圖啊，要有圓規，有個規矩，那麼這才能畫出個圖樣來，繩墨。

又有一個意思叫結鬘，結呀，就是把它好像綁到一起似的；鬘，就是一個花鬘，花，一朵花，這都是經的意思。

又有其他的意思，什麼呢？就是「貫、攝、常、法」這四個意思。

貫，就是貫穿所說的這個道理；前後連貫起來，中間不會脫節的，好像我們作文章有這個「開、合、轉、折」。在這個經裏邊的意思，是好像用一條線把它穿起來似的，貫，貫穿所說義。

攝，攝是「攝持所化的機」。所化的這一切眾生，你酸、甜、苦、辣、鹹，你願意吃什麼味道？這經裏邊都有；你歡喜哪一種法門呢？這個經裏邊都有。你歡喜參禪的，這經裏邊就有談這個參禪的道理、靜坐的法門；你歡喜學教的，學教呢？就是講經說法、教化眾生，那麼你就來學這個講經說法這個法門。好像一開始講經，先要講「七種立題」、「五重玄義」這個種種的這個好像開場所說的話，你要認識這個經典的題目，學教。

你若歡喜修律宗，持戒律，專持戒律的，這經裏也有。你歡喜念咒的、修密宗，修密宗學西藏的那個密宗法；這個密宗在這個顯宗裏邊也有，不過那麼它沒有專注那一宗，專修那一法。你若歡喜念佛，修淨土宗，那麼也有這個淨土的法門。所以呀，有種種的法門，來都給你預備了，現成的。攝持所化的機，你歡喜哪一個法門，就有哪一個法門給你學。

那麼這個經又是一個常的意思，這個常啊，怎麼叫常呢？常是永遠不變。從佛所說這個經典到現在呀，就不可以改變的，一字不可以去、一字不可以添；那麼不增不減所以謂之「經」。

法，法就是一種「方法」。這種方法呀，經上所說的這個方法是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都說這個方法。那麼一切的過去眾生、現在眾生、未來的眾生，也都要跟著這個方法去學去，所以這叫「法」。

那麼經還有很多的意思。在這個梵語叫「修多羅」，翻到中文叫「契經」。這個契我已經講過了，就是「契合」，上和佛心也相契合，下和眾生的心也相契合。所以呀，佛心，眾生心，「佛、眾生、心」，這三種沒有分別的；這也就是這個經，也就這個「心法、眾生法、佛法」，這三種的法門，了無持別。這是現在講這個「釋名」已竟，解釋這個經的名字。

若是往廣的說，智者大師「九旬談妙」，若是往開廣的講，講這個「妙」字，不單九旬，就九百天、九千天、九萬天也講不完。因為什麼呢？它是妙。這個「妙」說不出來、講不盡，所謂「**窮劫難盡**」，就是講幾個大劫都講不完的。所以呢，現在把這個《妙法蓮華經》這個題目暫告一個段落。

第二個意思，我們要認識這一部經的體。這一部經以什麼為體呢？如果我們若不知道這個經的體，怎麼會明白這一部經的意思呢？所以要認識這經的體。這一部經的體是什麼呢？我告訴你，你不要著急，為什麼呢？我現在就是講這個體，就是講這個經的，我既然講，就不會不講，所以你不要著急的。因為你這樣一著急呀，或者我講出來你聽的，你沒有聽清楚也不認識。就像這個人從你前面一過，你也沒有注意，過去了；你若一注意，喔！這個人來了，就注意了，認識這個人了，也就這個道理。我現在告訴你，你要特別注意！

這個經的體呀，就是「實相」為體，以實相為體。「實相無相，無所不相」，這一切的相，都是由「實相」生出來的；那麼不單一切的相是從實相生出來，一切的佛、一切的菩薩，一切的聲聞、緣覺，沒有不是從「實相」生出來的。那麼這個「實相」是誰造的呢？沒有人造的，**本來就有的**。怎麼有的呢？本來就有的嘛！還問怎麼有的？這個在諸佛、菩薩、一切一切的**之先**，所以呀，這實相就是一切的母體；可以說是一切萬事萬物，都從這個「實相」生出來的。

那麼所以這一部經就是這個「實相」；那麼這一部經是實相，所以一切諸

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乃至一切這個眾生，也都是從這個經生出來的。不過我們時間太久了，把本有的這個家也忘了、本有的母親也忘了，所以呀，對於這個一部經也陌生，就很發生了；那麼現在呀，我們聽這一部經，可以說是舊找著這個回家的路了，這個經就以實相為體。

那麼經的名字也知道了，這個體也認識了，究竟它以什麼為宗趣呢這個經？以什麼為宗呢？這一部經就以「一乘因果」為宗。

一乘啊，這個經上說：「唯一佛乘，更無餘乘」。這個呀，本來「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」這三乘，再加上「人乘、天乘」，這五乘。這個經都不是，就一乘，「向上一乘」；這個乘是什麼？就是「佛乘」，唯一佛乘，更無餘乘。也不屬於天，也不屬於人，也不屬於聲聞、緣覺，菩薩；所以呀，這「一乘」，就是「佛乘」，這叫一乘因果為宗。

所以就為什麼用蓮華來做比喻？就是「即因即果」，「即果即因」；一開花就有子了，就蓮子，這叫「因果同時」。這叫一乘因果為宗，這個因，因也是「佛因」，果也是「佛果」，所以呀，這叫一乘因果為宗。

那麼宗知道了，還有什麼用處呢？這一部經它的用途是什麼呢？用途啊！

這一部經的用途就是「斷疑生信」；能把你的疑惑心斷了，生出一種信心來。

這經的妙處，中國那個智者大師就是讀誦《法華經》開的悟，得這個「**一旋陀羅尼**」。因為開悟了，所以就立出來天臺教的這個天臺宗。所以你不要把這一部經看的太簡單了，這一部經方才我沒有說嗎？一切佛、一切祖師、一切菩薩，都從這經生出來的，從《法華經》生出來的。

那麼這個「宗」、「用」都知道了，究竟這個經的教相是什麼呢？它的教的相是什麼呢？這個經的教相就是以「醍醐」為它的教相。在以前講這個五時八教的時候，還有法華涅槃，這是判教相就是屬於醍醐，從牛出乳，從乳出酪，從酪生出生酥，從這個生酥又出這個熟酥，從熟酥又生出這個醍醐，提煉出這個醍醐。這個醍醐啊！最好吃不過了，再沒有那麼香甜了。啊！我現在一講阿，有人阿，這麼好吃，沒有吃過？啊！就流口水了。現在你不要怕吃不著，我一講這個《法華經》，這個醍醐就到你口裏去了；那時候，你就知道這個滋味真是妙不可言了。

這是五重玄義大略的意思是這樣子。

Ch00-14-釋經題

七種立題講完了之後，現在講這個翻譯經典這個法師。翻譯經典這個法師，是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。

這個姚秦呢，按照中國的正統的就是在晉朝後晉的時候，三國以後有晉朝，在這後晉的時候，這個在長安那個地方，就有一個這個秦朝。這個秦呢，不是秦始皇那個秦。那麼最初啊，是苻秦，他的國家。苻秦呢，他這個人叫苻堅，他那時候啊，將要以組織，組織起來一個黨，組織什麼黨呢？

因為在以前有個秦朝啊，七國時代被這個秦始皇把那個六國都滅了。以後又被漢高祖把這個秦朝給滅了。那麼以後就到晉朝，在這個時候這個人心呢，啊，有的還歡喜秦朝，所以這苻堅呢，他就組織起來一個黨，這個黨就叫秦黨，秦朝的，他說他秦始皇的後人；那麼於是乎啊，在長安那個地方就成立一個國家，這國家就叫苻秦。

在這個時候啊，這個欽天監，就是管著天文學的，在中國以前有欽天監，看見呢，在印度啊，的天空上面有一顆智星，這一個星星啊，是有智慧的；就對這個苻堅講啊，說是現在呀，印度有一個有大智慧的人呢，將來會到

中國來，應該呀，到中國來呀，來擁護中國。

那麼這符堅說，哦！那我知道這個人是誰，這個人呢，一定就是這個鳩摩羅什，我們發兵去把他搶來！啊，發兵去把他搶來！於是乎就派這個大將啊，叫呂光，帶了七萬人馬，就到印度。印度那個叫龜茲國，這個龜茲國呢，就是現在中國的新疆那的邊緣上，那有一個小的地方，叫龜茲國，在那個地方；於是乎派這個呂光啊，帶著七萬人馬就去啊，搶這個鳩摩羅什法師，去給搶。

今天時間呢，不夠，現在就是去搶這個法師啊，什麼時候搶來呢？等明天晚間就搶來了。

因為昨天晚間我答應啊，今天晚間呢，把這個鳩摩羅什法師給搶來，所以呀，本來今天晚間是開會，但是預先呢，沒有對大家講是今天晚間呢，不講經，所以呢，還照常啊，來講；不過今天晚間呢，所講的這個時間呢，縮短：現在呀，是預備講到八點鐘，那麼還講完了經呢，繼續開會。

因為在今年正月初一（一九六八年），是中國的舊曆正月初一，我已經啊，發表過，我說呀，在今年呢，這美國的佛教啊，就要開花的；這開花，就

要結果的。那麼今年呢，就講了一部《楞嚴經》這也是等於佛教開花一樣。那麼有二十多個人呢，那麼來參加這個法會；學完了之後呢，每一個人呢，我相信和以前都大不相同了。什麼不同呢？啊，有很多的地方都不同。

那麼現在呀，又有這個果章呢，他父親有地，準備要送出來一部份地，就造廟！所以今天晚間呢，預備就是那麼成立一個佛教會，然後好進行啊，這件事。那麼在我昨天應承了今天呢，講這鳩摩羅什法師，所以呀，在這個沒有時間的時間呢，我來再講一講他。

這個呂光帶著七萬的軍隊，去啊，到龜茲國，這個龜茲兩個字啊，本來正音呢，應該讀這個龜(ㄍㄨㄛˊ)茲，但是啊，應該劃圈的，所以讀龜(ㄍㄨㄛˊ)茲，龜茲這國。在呂光啊，沒有到龜茲國之前，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就對龜茲國王啊，說，說你呀，現在中國呀，來到這出兵征我們的國家；他的目的呢，不是為爭土地，你應該和他講和的，他啊，要什麼條件呢？你就答應他。

那麼這個龜茲國王呢，就不聽鳩摩羅什法師這個建議，於是乎啊，那麼呂光到了，他就和呂光啊，就開起兵了，就打，戰爭起來。一戰爭！那時候中國的軍隊很強的，龜茲國是一個小國，就戰敗了，戰敗，把這個龜茲國

王啊，就被這個呂光的軍隊給殺了。

本來這個龜茲國王啊，啊，是很信佛的，那麼為什麼又被這個中國的軍隊給殺了呢？就因為這個龜茲國王啊，啊，在前生這個殺業太重，所以呀，也啊，**定業不可轉**，就沒有避免這種的殺業。

沒有避免了，那麼呂光把這個龜茲國給滅了，把鳩摩羅什法師就給搶來！一搶，搶到中國呀，到這個西涼那個地方，西涼那個地方啊，大約就是現在呀，這個燕安呢，新疆那一帶。到那個地方啊，就聽說中國這個苻秦呢，這個苻堅呢，就被人殺了，這國內呀，也發生了政變！

發生政變呢，這個苻堅，就被姚萇(ㄉㄤ ㄅㄛˋ)給殺了。姚萇，於是乎啊，就取而代之，就做了這個苻秦的這國王。於是乎他因為叫姚萇啊，所以呀，又叫姚秦，這個姚秦呢，就是從這樣來的。

那麼姚秦呢，這個姚萇做了這個姚秦的皇帝呀，這個呂光一聽說國內政變了，他在這個涼地這個地方，最初到這紮下營啊，他就紮到一個山窪子裏邊。鳩摩羅什法師就對他講，說，你不要紮到這個地方，這個地方紮營啊，主於凶險呢，啊！如果若有水來呀，把我們全軍呢，甚至於都可以淹死了！

唉！呂光啊，你懂什麼？你是一個出家人，怎麼懂得這個排兵佈陣的事情呢？唉！你不要管了！這個淹死，怎麼就會淹死呢？於是乎也沒聽。沒聽這個鳩摩羅什法師建議，於是乎到半夜的時候，果然這個，啊！你說巧不巧啊！這個山就嘯了，山嘯，就是山洪，山洪啊，就由那個山裏頭流出水來！

哦！這個水呀，不知多大？把呂光的軍隊呀，哦！給淹死了五、六千人。他帶著七萬人馬到那作戰呢，大約死了幾千呢，回來在這又淹死了一部份。於是乎第二天呢，這個呂光才知道啊，鳩摩羅什法師是有點來歷的，是有神通！在人沒淹死之前，他就向他建議他不相信？果然就把這個軍隊淹死了很多人。所以在這個時候呢，呂光啊，也就很相信這個鳩摩羅什法師。

那麼他聽說國內政變，這個姚萇把這個苻堅殺了，於是乎他在這也就按兵不動。按兵不動，過了兩年呢，這個姚萇又死了；姚萇死了，他的這個兒子，這個姚興啊，繼位。姚興繼位，姚興啊，就知道以前這個苻堅派呂光去搶鳩摩羅什法師這件事啊，於是乎就又向這個呂光啊，要這個鳩摩羅什法師！呂光也不給；不給呢，這時候，這個姚興又發兵，去征呂光。在這時候呂光又死了，呂光死了，他的兒子呂隆，呂隆啊，就在那個地方做皇

帝。

啊！這個姚興派人呢，就去一作戰呢，戰敗了；戰敗了，這才把鳩摩羅什法師請到啊，這個長安來。請到長安來呀，做這個翻譯經典呢，這種工作。現在呢，已經把這個鳩摩羅什法師給搶來了。

那麼這個翻譯經典的工作呢，是很艱鉅的。為什麼呂光去搶這個鳩摩羅什法師？為什麼姚興又派兵去接這個鳩摩羅什法師？因為當時啊，鳩摩羅什法師啊，是德高望重，道德也高超，一般人呢，也都崇拜他，相信他，所以呢，這個姚興把他搶到中國來，才翻譯呀，很多的經典，這是啊，**鳩摩羅什法師到中國來的因緣。**

那麼**鳩摩羅法師他自己的這種的因緣**呢，也是很長的，他的父親呢，叫鳩摩羅炎，是中印度一個，他父親的父親，在國家是一個做大官的，作丞相。本來他這個丞相，他父親這個丞相可以呀，傳給他，他可以繼續呀，作丞相；可是他呢，不願意做官，願意幹什麼？願意修道，就想要出家修行！出家修行呢，於是乎就各處遊學，各處去參訪明師。

因為他父親是個作大官的，所以他到處啊，也都受人的歡迎。啊，於是乎

啊，他走到這個龜茲國的時候啊，這龜茲國王啊，就到郊外去歡迎他；歡迎他，於是乎請他就到宮裏頭去宴會吃飯去。吃飯的時候呢，這個龜茲國王有個妹妹，他這個妹妹呀，叫**耆婆**；啊，對這個**鳩摩羅炎**呢，一見就鍾情了。

一見鍾情，因為這個龜茲國王的妹妹呀，她生來呀，就非常聰明；非常聰明啊，所以在她本國所有的男人呢，她都看不起，認為啊，都配不上她。那麼這一次呢，見到鳩摩羅炎，一見，就傾心了，啊，就鍾情了。鍾情，於是乎呢，啊，大約對她哥哥，這個龜茲國王雖然沒有說什麼，他哥哥也很聰明，一看，他妹妹對這個鳩摩羅炎這麼樣有好感，一定是已經以身相許了，於是乎就把他妹妹嫁給鳩摩羅炎。

嫁給鳩摩羅炎，沒有好久，就懷孕了！這懷孕，你說怎麼樣啊？哈！懷孕她就奇怪的事情發生了！什麼奇怪的事呢？他的母親呢，懷這個鳩摩羅什法師在他母親肚裏頭啊，啊！本來他母親不懂印度的語言，公然呢，她把印度的語言又會說，又會聽，啊！就把這個梵語通通都會了。不單這個，而且呀，她辯才無礙，這個智慧呀，大增。

那麼當時有一個羅漢呢，啊，就對人說，說，這個女人呢，肚裏這個小孩

子啊，可不是平常的！啊！這是個有大智慧的，有大智慧！這是啊，鳩摩羅什法師在他媽媽的肚裏頭，就幫著他媽媽來能增加智慧。啊，這個羅漢呢，就講起說舍利弗，佛的弟子舍利弗啊，以前在他母親腹裏頭啊，也是啊，他母親智慧大增；大約這個小孩子和舍利弗啊，是一樣的。

鳩摩羅什法師他的母親，生鳩摩羅什法師之後，又過了兩年，三年的時候，又生了一個第二個兒子。在這個時候呢，鳩摩羅什法師他母親，常常啊，到這個叫巧黎大寺，去聽經聞法。因為她自己的根基非常的好，所以聽這個法師所說的法，人在這個世界上，一切都是苦，和空，是無常，無我的。所以呢，她就發心想要出家！

在這個時候呢，鳩摩羅什法師僅僅七歲。她母親發心想要出家，可是他父親以前想要出家的，由和鳩摩羅什的母親結婚之後，他就不想出家了；貪戀呢，他這個很漂亮的這個太太，又有錢，是又有地位，所謂：富貴到極點！

在這個《四十二章經》上說，「貧窮就布施難，富貴就學道難」所以這鳩摩羅什的父親呢，因為被這個富貴所迷，啊，不單他自己不出家了，他這個太太現在呀，想要出家，他也不准，不准他太太出家。

那麼他太太呀，就下決心！下什麼決心呢？她就發一個願，她說，我呀，如果不出家我寧可死了我也不在家，如果你不叫我出家，我就唯死而已！於是乎啊，她就不吃飯。

那麼最初不吃飯，這個鳩摩羅炎也不以為然，那麼一天、二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，到了第六天，不吃飯！啊，不單不吃飯呢，連水她也不喝，什麼也不入口。這樣子呢，鳩摩羅炎一看，是不行了！再如果不許可她出家，她真就要餓死！啊，不向他太太投降，現在也要投降了，也要向他太太來低頭了！說，好了，妳要出家，我答應妳出家了，啊，妳可以吃東西了！

那麼這個鳩摩羅什的母親說，你叫我出家嗎？許可我出家了！要先把我的髮給落了，然後我才吃東西；如果不落髮，啊，我吃完了東西，你又不許可我出家了，那我怎麼辦呢？

鳩摩羅炎，啊，看這個，在這個情形之下，也沒有方法子，沒有另外的方法，唉，沒有其它的途徑可走，那麼就到巧黎大寺啊，請來這寺裡邊的住持，方丈！請來了，就給他太太落了髮。落髮之後，他太太呢，又吃了東西。吃完了東西，這是個出家人嘍！所以以後啊，就學習這個佛法。

那麼學習呢，因為她誠心，太誠了！你就對於佛法呀，一定要有真正的誠心；沒有誠心呢，學多久也不會有所得的。因為她心誠到極點了，啊，如果不許可我出家，我寧死！猶死而已！只有一死。因為她生死都置之度外了，所以在這個時候，就所謂「淨極光通達」淨到極點了，把什麼都放下了；這時候她靈光啊，就現出來，於是乎就證到初果。

那麼證到初果，她就帶著鳩摩羅什到這個廟裡頭去玩。鳩摩羅什法師那時候七歲的小孩子，到到廟裡邊呢，啊，看見人家拜佛，他也拜佛；人家燒香，他也燒香。啊，又看見呢，在佛前有一個很大的鼎，大約最輕的也有一百磅這麼重；這個七歲的小孩子把這個鼎啊，拿著就鼎到頭上，啊，這個鉢！頂到頭上了，很費力就頂到頭上了！

那麼鼎到頭上，他就想，嘶，啊！我才七歲的小孩子，我怎麼可以頂得這麼重的一個鉢呢？啊，一個東西？他心裏這樣一想，一生了思量分別心，啊！這個鉢呀，啊！就重起來；重起，他就拿不住了，拿不住，於是乎就跌到地下；啊，跌到地下！那麼他由此啊，他就了悟了。

了悟什麼呢？了悟是啊，這個世間一切一切的事情啊，都是【一切唯心造】

在他沒有思量分別這個時候，就重，而不重，啊，本來是重的東西，他也拿得動；那麼一生出思量分別來，啊，來不重的，也變成重了。他由此知道，哦！這一切原來呀，都是唯心，萬法唯心！他生出這麼一個心，就不是那個真心！那麼他悟了這個「一切唯心造」於是乎啊，也就跟著他母親出家。

你說這時候出家，他父親呢，應該怎麼樣？他父親一定心裏呀，很不捨得的！既不捨得太太，又捨不得兒子，這個太太也出家了，兒子也出家了，啊，這時候，真是啊，難割難捨的，一定有這種情形；啊，或者他父親呢，啊，就痛哭流涕也不一定的。但是他的母親呢，心腸很硬的，你就哭，啊！我也一樣出家！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啊，也就跟他母親就出家了。

那麼這個鳩摩羅什呢，雖然年紀很小，他呀，也明白這個出家的道理，所以呀，就跟著他母親呢，也一起出家。他父親也不捨得，捨不得叫他出家，鳩摩羅什雖然年紀小嘛，也就啊，照著他母親這個方法去做，也不吃飯了，也不喝水了，一定要出家，你不要我跟著我媽媽，啊，我就餓死了！那麼也餓了大約四、五天時間，他父親一看，也沒有法子了，嗯！於是乎啊！也准鳩摩羅什出家了。那麼這是啊，鳩摩羅什啊，和他母親出家的因緣。

Ch00-15-釋經題

在鳩摩羅什法師出家之後，就學習呀，小乘的教法；學習小乘的教法呀，每一天，他讀誦啊，一千首偈；這每一首偈呀，有三十六個字，那麼在這一千首偈呀，就有三萬六千字這麼多，他一天就學這麼多字。啊！這三萬六千字啊，等於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三十幾倍這麼多。這〈楞嚴咒〉是一千二百三十幾個字。

那麼鳩摩羅什法師以七歲的年齡，一天讀三萬六千個字；你想想，這種的聰明智慧，和我們每一個人呢，來比較如何？我們現在每天讀誦，學這個中文，二十四個字；明天一問，又不認識是什麼了？這個鳩摩羅什法師一天就學三萬六千個字。啊，你說我們若比較鳩摩羅什法師，那是應該怎麼樣比法呢？

他一天就學三萬六千字，這很快就把這個佛所說的經典呢，學的，這個小乘經啊，都學完了。學完了，那麼他拜一個師父，他這個師父，誰是他師父呢？他師父叫**槃陀達多**，又叫**蒲達多**，**槃陀蒲達多師父**。啊，不單學這個，又學啊，這個世間所有的這種異術，**醫、卜、星、相**，所有的這種的知識，書，他都學。

醫、就是關於醫藥的，醫學的書。

卜、就是算卦的，占卜星相。

星、星就是啊，啊，給人家看看命運呢，如何？啊，你這一生怎麼樣啊？

相、相就是相面，相面呢，看看你這個面貌，生的，啊，哪一部份呢，是出貴？哪一個地方啊，是出貴？富貴的人相貌怎麼樣？貧賤的人相貌怎麼樣？這叫看相。

這醫卜星相，所有的世間文字啊，鳩摩羅什法師他都學，學盡了。那麼學盡了這個小乘的經教啊，這個經典呢，那麼他又去到印度啊，去學大乘經典，和他母親。因為他母親呢，自己覺悟啊，她是國王的一個妹妹，出家了之後啊，啊！這供養啊，不知多少？這個也供養錢，那個也供養好的飲食，一天到晚呢，有好的享受。

所以呢，她自己呀，不願意有這麼好的享受，並且啊，她發願呢，要學習這個佛法，到啊，佛出生的地方，印度啊，去各處遊歷；於是乎啊，她就帶著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到這個印度啊，裏邊去。

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到了印度之後，又學大乘法。先學小乘，覺得啊，這個

小乘的經典，也非常微妙的；以後一學習大乘的法門，那麼才知道，這是
啊，妙中之妙，啊，這種境界就不可思議的境界，這大乘啊，佛法！

這是啊，鳩摩羅什法師他啊，由一出家之後啊，每一天呢，他又聰明嘛！
又不懶惰！啊，因為他聰明，所以學的經典很快的；因為他不懶惰，所以
呀，學的這個學問呢，也就多了。如果單單聰明，他若懶惰，也就不能學的
的太多；單單的不懶惰，他若不聰明，也不會學的多了。所以他既聰明，
又勤儉，所以學經典也非常之快，非常迅速，啊，這是鳩摩羅什法師啊，
學佛法的一種經過。

他把這個大乘的經教，就學圓滿了，於是乎啊，他就回到龜茲國去，弘法、
教化眾生。因為他這樣的聰明，這樣的勤學，所以呀，一般的人呢，就都
知道有這麼一個聰明的法師。在這個時候，有一個國家，有一個論師，論
師啊，怎麼叫論師呢？就是專門和人家辯論，和人呢，來用這個言語啊，
和人辯論呢，這個道理。他認為呀，這個世界上任何的人呢，也不能啊，
辯論勝過他。

於是乎啊，他就敲起來那國家那個大鼓啊，這叫王鼓啊，啊，打這鼓。打，
把很多人呢，都來聽他打鼓，一定有事情了，到那，他就對人宣布，他說，

無論任何國家的人，任何國家的論師，辯論的法師，他如果能把我辯論呢，輸了，我就啊，把我的頭割下來，來謝謝他，來謝他，啊，斬首以謝，把我的頭啊，割下來，我送給他，作禮物。啊！你看這個，啊，就好像啊，那個舍利弗的舅舅啊，和佛呀，立那個宗似的；啊，他立說誰無論講什麼道理，也是把他講的沒話講了，他就割頭。

這時候，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就從這個國家經過，就問他兩個道理；可是這個論師啊，就張口結舌的，沒有話講。沒有話講，但是也捨不得斬頭了，於是乎就拜鳩摩羅什法師做師父，跟著他學習。

跟著他學習，鳩摩羅什法師到到他的舅父啊，這個國，就是龜茲國，他的舅父啊，就非常恭敬他，他舅父啊，也信佛法，就非常恭敬他，就給他用這個，用這個金子啊，造了一個師子座，請鳩摩羅什法師啊，登壇說法，講經。

可是鳩摩羅法師在這個時候，另外有一個目的，什麼目的呢？他預備啊，去度他這個小乘的師父；因為他這個小乘的師父，也很多人呢，信仰他，如果把他這個師父度明白了，就可以度了很多人，都學習大乘的佛教。

所以呀，他的舅父給他造這張椅子的時候啊，他就有這個這種的計劃，想到其他的國家去；可是這樣子一來呀，就會令他的舅父啊，對他生出一種的不好的印象。怎麼樣不好呢？啊，我這麼樣好待遇你，給你造金師子座，都留不住你在這個國家，啊！那你這個外甥啊，對於舅父一點都沒有一種情感了！

可是正在這個時候啊，鳩摩羅什法師本來想去見他的這個小乘師父；可是他小乘的師父呢，就到這個龜茲國來了。那時候，也好像現在在海關上啊，啊，就報告，說，有一個印度的法師，叫啊，蒲達多，他現在呀，要到我們國家來，是這個鳩摩羅什法師的師父。於是乎這個龜茲國的國王，和這個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就到郊外去迎接啊，他這個小乘師父。

去迎接呢，這國王啊，就問他師父，說，你為什麼這麼遠你來到我這國家來呢？啊，蒲達多說，我第一的，聽說國王你這麼樣子相信佛法，啊，恭敬三寶，所以我來呀，要見一見國王。第二呢，我又聽說啊，這個鳩摩羅什法師現在，啊，他的法緣這樣盛，我來看一看他。於是乎就請到龜茲國裡邊去啊，就和這個鳩摩羅什法師住在一起。

住在一起，鳩摩羅什法師本來要去度他師父，現在他師父來了，於是乎他

就給他師父啊，講這個《德女所問經》德女所問的這個大乘佛教的這個道理。那麼講完了，他師父就說，問他，說，你對於大乘的佛法，覺得有什麼好處呢？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呢？你捨了小乘而學大乘，啊，這大乘的教義呀，就講空，那麼這空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你學它有什麼用呢？什麼都空了，空，本來就是空了，你又何必學呢？就問他！

鳩摩羅什法師說啊，這個空裏邊才有有，真空裏邊才有妙有，妙有裏邊也就是真空，這個大乘佛法，才是究竟徹底的佛法，啊，不像小乘啊，那麼樣子太多的名相，那麼拘謹，那麼樣的拘束，啊，，得不到解脫，太死板了！

唉，他師父就舉出一個譬喻來，說，你說這個道理呀，我有一個譬喻，給你說一說，什麼譬喻呢？譬如一個狂人，這個狂人呢，他請了這個織絲綢的這種匠人來呀，給他織絲綢，織這個絲的布。織了一匹呀，他一看，他說織的太粗了，啊，再叫他再往細了織。

這個匠人呢，又向細了織，織到啊，織了很多次啊，織的這個絲綿呢，細到極點了；這個狂人呢，還是說粗，總說這還是粗，啊，手工不夠巧妙。那麼這個匠人呢，於是乎也就，啊，想欺騙這狂人了，就是怎麼說呢？說

呀，你說我這個粗不是嗎？這個細的絲綿呢，在虛空裏邊呢，在這虛空裏，用手指這個虛空。

這個狂人看一看呢，沒有啊，虛空裏沒有絲綿呢！這個匠人就說了，說呀，虛空裏的絲綿是最細的絲棉；我呀，是織絲綿的人呢，我尚不能以我的這個眼睛看得見，你當然是看不見了！啊，我這個織絲棉的因為它太細了都看不見，你這不會織的當然是看不見了，這是最細的。

這個狂人一聽，認為有道理，對的，於是乎就給他很多很多錢，啊，來謝他，來酬勞他。於是乎啊，就其他的這個織絲綿的這個這種匠人呢，也就跟著他這個方法來騙這個狂人，說啊，啊，我這絲綿最細，在空中的，啊，完了，這個狂人就又給了很多錢；啊，左一個，右一個，都是這樣。他說，你講這個大乘法呀，和這是一樣的；說是空，空裏頭才有妙有，啊，你看不見！啊，這和這個比喻是一樣的。鳩摩羅法師說，不是的。

那麼又給他講了很多很多這個大乘的妙理；講了，來往的辯論有一個多月，那麼才把他師父啊，這個小乘的師父說服了，講服了！啊，說，這個時候他明白這個大乘的教理呀，「真空妙有」的道理了。明白之後，你說怎麼樣啊？他說啊，啊，我現在要拜你作師父！鳩摩羅什法師，那不可以

的！以前我是拜你作師父的，你現在怎麼可以拜我作師父呢？

啊，等這個槃陀達多說啊，你呀，我是你的小乘師父！你呀，是我的大乘師父！啊，這各有其師，各有其乘，這個沒有關係。那麼他這樣一講，鳩摩羅什法師於是乎就收他師父作徒弟。

你看古來這個人呢，根本就沒有這個這種的我相，啊，沒有我相，也真是啊，他真明白了。如果他不明白呢？哦！你講的再高，都是我的徒弟嘛！他不會再啊，反拜他作師父。這足證明啊，古來這個人呢，他沒有我相，就是『**以道為師**』啊，你只要道德高過我，他就拜他作師父。

這是過去的人呢，是這樣子，沒有階級的觀念，沒有人我相的觀念。這可以說是啊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啊，一點我相都沒有了，才能以做得到啊，這種的情形。

在鳩摩羅什法師，在龜茲國的時候，有過一次，天氣呀，非常的旱，很久很久也沒有雨下，那麼他呢，大顯神通，啊，來呀，求雨！果然嘛！他把這個法壇設上了，他預先說啊，說，在三天以內呀，決定是有雨的。果然呢，不到三天，天就下雨了，所以一般人呢，對鳩摩羅什法師啊，更加信

仰。

那麼鳩摩羅什法師，啊，這種的力量，所以感化的一般人民呢，對鳩摩羅什法師都是五體頭地，啊，恭敬供養。因為這國王，他啊，都能這樣的去恭敬這個法師，所以呀，所謂「**上有好(厂么)`者，下必有甚焉者**」上邊有歡喜的佛法的人，下邊老百姓啊，上邊就是國王，下邊呢，就一般老百姓，這個老百姓啊，一定有更這個相信佛法，比這國王啊，相信的更厲害。

所謂「**君子之德，風；小人之德，草；草上之風，必偃(一弓~)**」這個君子的德行啊，就像風似的；這國王的德性啊，就像風似的；這老百姓的德行呢，就像草似的；這個草經過風一颳，這個草就會倒到地下。這個倒到地下，並不是啊，倒到地下，就是啊，表示他服從的，更加服從。所以當時鳩摩羅什法師到每一個國家去啊，都受人恭敬供養。

當時各國的國王恭敬，每一個國王都請他去講經說法。這個每一個國王對他的恭敬怎麼樣呢？等這個鳩摩羅什法師講經的時候，這國王啊，躺到那個地方，叫請這個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坐到他身上來說法；就啊，發這種的恭敬供養的心。你看，一個國王對於這個法師這樣恭敬，躺到那個地方，叫這個法師，以他的身體做法座來說法。

那麼鳩摩羅什法師，在印度啊，到處都講經說法，龜茲國各處啊，弘揚佛法。那麼有的國家國王啊，去給講經說法啊，他以身呢，為床座，以他這個身體呀，作鳩摩羅什法師的這個椅子，這個鳩摩羅什法師坐這國王的身上來講經，說法，那國王啊，在他坐到國王身上，國王來聽經；這是表示啊，對佛法呀，最恭敬，最崇拜，怎麼樣都可以的。

Ch00-16-釋經題

在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在小的時候跟著他母親呢，各處遊學的時候，遇到一個開悟的羅漢。這開悟的羅漢呢，就對他母親說，說，妳這個小沙彌呀，妳要好好的保護著他，這個小沙彌不是普通的小沙彌。他如果到三十六歲呀，不破戒的話，能守持戒律，三十五、六歲的時候，他所教化的人呢，就和這個**印度的第四祖啊，這個麴多法師啊！**所教化的這個眾生啊，能有這個麴多法師教化眾生那麼多。

第四祖啊，在印度第四祖，麴多。他當時行道的時候啊，他有一個石洞，他住一個石洞；他在每度一個人呢，他就投一個竹籤呢，到這個石洞裏頭去。那麼結果呀，把這個石洞都裝滿了這個竹籤最後，那麼可見呢，他度

的人是太多了！

那麼這個羅漢對鳩摩羅什的母親呢，這樣說，那麼鳩摩羅什的母親呢，也就告訴鳩摩羅什，那麼鳩摩羅什法師呀，也就很相信這個說法。以後，他陪著他母親，他母親證到三果，觀察這個因緣呢，知道鳩摩羅什法師啊，這個因緣在中國，就告訴鳩摩羅什法師啊，說，你呀，你的所度的眾生啊，在這個東震旦，震旦，就指的中國。說，可是啊，對於你自身呢，非常的不好。

鳩摩羅什法師說啊，說，我只要能把佛法流傳到震旦去，流傳到中國去，我就是粉身碎骨，對我自己呀，怎麼樣不利，我也要去；因為啊，菩薩發心，不是為自己的，是要為眾生。我只要對佛法有所貢獻，我自己呀，就是身心性命我都不在乎，啊，我只要對佛教有益處，我就把我這個生命犧牲了，我都願意的，所以再有啊，困苦艱難的問題，我也要去。

這個龜茲國，因為啊，龜茲國這國王啊，請他回來說法，也是啊，，這樣來恭敬他，也是向他叩頭頂禮，也是啊，給他用這個身體給他當座，當法座，這樣恭敬他。

那麼這時候啊，在中國這個呂光帶了七萬軍隊，到那個地方，就去迎接這個鳩摩羅什法師。可是他這個龜茲國這國王啊，拿著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就作為國寶，國家的一個寶貝，所以呀，無論如何他也不給，也不答應啊，叫這個呂光把他請去。

這個呂光因為奉這個苻堅的命令，就是目的呀，就是為的迎請這個鳩摩羅什法師，並不是啊，想佔領他的國家，也不是啊，想搶他國家的金銀。當在這個時候，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就勸這國王，說啊，你不應該，不能和他作戰，你一作戰呢，你一定失敗的！

那麼這國王啊，雖然對這個鳩摩羅什法師這麼恭敬，可是啊，沒有聽他的勸告；沒有聽他勸告，就和呂光啊，就作戰！一作戰，啊，被這個中國的軍隊，把這個龜茲國，它是個小國，啊，就給攻破了！於是乎把這個國王啊，也給殺了。殺了，就把這個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就給搶來了，搶來就往回走。

往回走啊，有一天呢，這個呂光把這個軍隊呀，古來的軍隊走到什麼地方要安營下寨呀，要在那地方住啊，晚間呢，住在一個山下；鳩摩羅什法師對這個呂光講，說，你不能在這個地方住，這個地方住啊，有危險，啊，

如果一有水來了，這個人都會淹死！

呂光，哈，連裡也沒裡他，啊，你一個出家人你懂什麼？安營下寨，排兵佈陣，這是最熟行的事，你怎麼懂這個道理？我就不相信在這個地方會被水淹死！啊，熟不知，沒有聽鳩摩羅什法師的話，在這個半夜的時候，人正都睡著了，哦！下起大雨，這山就洪了！

啊，山一洪，這洪水洪流，把這個他七萬人呢，給淹死了五、六千人，啊，那些個人都逃出去；逃出啊，由這一次，這個呂光啊，對鳩摩羅什法師也相信了。

這個時候他把鳩摩羅什法師接到中國來，到中國來呀，那麼這個姚興啊，就說是啊，這個鳩摩羅什法師智慧太大，這個智慧沒有比的。如果他若是啊，沒有後人呢，這種有智慧的人若不留下一個後人呢，這是太可惜！於是乎他就強迫著鳩摩羅什法師，叫鳩摩羅什法師呢，結婚！他賜給他兩個兩名啊，宮裏頭的這個美人，那麼給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做太太。他的目的呢，就是想要鳩摩羅什法師啊，生出一個有智慧的兒子，好繼續呀，他的這種的學問。

那麼鳩摩羅什法師啊，當時也推辭不了，因為啊，在這皇帝的這種勢力壓迫之下，也就沒有法子推辭，也就接受這個條件。可是接受這個條件之後怎麼樣啊？這一些個和尚啊，中國一些個法師，有八百多當時啊，在一起來翻譯經典，有八百多個出家人，從事啊，幫著鳩摩羅什法師啊，翻譯這個經典。

當時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對中文呢，啊，那麼不太清楚；但是他對梵文呢，是清楚。所以呀，有中國這八百多出家人呢，來幫做助手啊，從事這個翻譯所有的經典。

那麼在這個時候，這些個八百多法師啊，就都不佩服這個鳩摩羅什法師，說，啊！你看，你教我們不接近女人，啊，教我們沒有太太，出家人說沒有太太，當時中國人呢，也就好像這個美國這一個樣的，好像這個這一些，哦，就都說是法師，但是啊，這鳩摩羅什法師就主張啊，人沒有太太。那麼現在他自己有了，有了太太，於是乎這一些個法師就都很不服氣的，很生氣的，啊，都，嘿，你盡講，盡騙我們！你現在這樣子！他不知道他這個是環境的壓迫呀，不得已才這樣。

那麼鳩摩羅什法師於是乎啊，在一早起，過堂啊，這出家人吃飯的時候叫

過堂，過齋堂；這吃飯的時候啊，那麼每一個人面前呢，每一個法師面前呢，沒有旁的東西吃，只有一包針！就用紙包的這個針，作衣服這個針呢！那麼放到每一個人的面前呢，做什麼呢？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就對大家講，說，今天呢，我們沒有飯吃，就吃這個針，大家以拿這個針來當飯吃。

這些和尚一看，你看看我，也不敢吃；啊，他看看你，也不敢吃；沒有一個人敢吃這個針的，啊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怎麼吃針呢？這個我們現在這個法師真胡鬧，真是發狂，發顛，怎麼叫我們吃針呢？這更發脾氣了！這一下，有的說，這針怎麼能吃啊？你叫我們吃針，啊！你先吃看看？

鳩摩羅什法師說，哦，你們不能吃啊？好，拿來我吃。啊，把這八百多個和尚啊，這個八百多包針呢，都拿到他面前，啊，把這個紙包打開了，他就像吃麵那麼樣子，啊！把這八百多包針都給吃了！這些和尚一看，呃！呃！做什麼呢？呃！是不是他會變戲法？啊！這針真能吃嗎？

唉！著鳩摩羅什法師就說了，吃完了針就對他們講，說，你們各位都不能吃針？現在我告訴你們，你們若是啊，「**吃得針，就結得婚；你若吃不得針，不能結婚**」啊，你誰要想結婚嘛！可以吃一包針，先吃一包針。這些個八百多法師一看，哦！自己沒有這麼大的道業，啊！都是不可以了；於

是乎啊，對鳩摩羅什法師也不敢輕看了，也不敢再不服了，不佩服了。

那麼鳩摩羅什法師下了座，回到自己的房裏邊去，有兩個侍者跟著他到房裏頭去，說啊，你們幫我做一點工，這兩個侍者說，做什麼工？說你們把我這個針都給我拔出來，在這個毛孔裏頭，這針呢，就往外出飄，又都走出來了，這個針呢，啊！就像是變戲法似的，作這個魔術啊，作幻術一樣。

所以呀，這個在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在中國的歷史上，他都有兩個兒子；可是他的神通妙用啊，是不可思議的。我們人呢，不能因為他有這個兒子，和有太太，來就看輕了這鳩摩羅什法師。鳩摩羅什法師啊，這真是菩薩示現！

Ch00-17-釋經題

在鳩摩羅什法師，在這個涼地的時候，在這個西涼這個地方，呂光啊，有一個最寵信這個臣，叫張知。這個張知啊，生病，生病在這個時候啊，也一樣有騙子，就來一個婆羅門教的一個騙子；怎麼騙呢？他就說啊，他能治好他這個病，啊，於是乎啊，這個呂光就給他很多錢，叫他給治病。

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就知道這個人是個騙子，就對啊，呂光講，說啊，你就用多少錢呢，也治不好張知這個病。我可以呀，用一種的玩耍的性質，來表現呢，他這個病不會好。怎麼樣呢？我現在呀，用這個五色的線，把它燒成灰，放到水裏頭，如果這個線的灰呀，還能恢復啊，成這五色線形狀，那麼這個張知這個病就不會好；如果這個灰放到水裏呀，不能恢復變成這五色線，那麼他這個病啊，還會好的。

你如果不信呢？我們就試驗試驗！於是乎就用這五色線呢，燒成灰，放到水碗裏，可是啊，這個五色線放到水碗之後，果然又浮起來，又變成五色線。那麼在這個情形之下，這呂光還給這個張知來這個治病啊，但是始終也沒有治好，沒有好久呢，啊，這個張知就死了。這個呂光呢，雖然用了很多錢呢，也沒有一點益處。

這是鳩摩羅什法師他這種不可思議的境界，神通妙用，不是一般人所可知道的。鳩摩羅什法師，他這種的經歷呀，和他這種妙用，說起來很多很多，啊，不過我們先知道這個大概，慢慢研究佛法的時候，就會啊，完全都知道。

這是這個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，啊，翻譯這一部《法華經》的因緣。

在鳩摩羅什法師，他這一生啊，翻譯有三百多部經，這個佛經翻譯過來三百多部。那麼他臨命終的時候，對大家講，說，我呀，所翻譯的經典，我自己呀，也不知道正確、不正確，有沒有錯誤？可是我現在呀，給你們大家一個證明，如果我翻譯的經典，沒有錯誤的話！我死之後，用火呀，焚化我這個身體，會變成灰；可是我這個舌頭啊，不會被火燒化了；如果這樣，就證明啊，我所翻譯的經典，完全都是對，沒有錯誤；如果我這個舌頭給燒化了，那麼我所翻譯的經典也都是錯誤。

等到鳩摩羅什法師圓寂之後，用火來「荼毗」就用火來焚化，這個舌頭啊，果然一點也沒有燒壞，還呀，像那個完整的舌頭是一樣，沒有被火燒化。所以呀，由這一點證明啊，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經典，完全都是正確的，完全都是對的，啊，沒有錯誤的地方。

還有在終南山呢，道宣律師，這個道宣律師啊，他是修持戒律的，專門修持戒律。這個終南山呢，是中國的一個名山，這個山裏邊呢，很多人在那修道；就是虛雲老和尚也在那終南山住過茅棚。這個道宣律師啊，他持戒精進呢，感應了天人給他送飯；他所吃的飯呢，是天上人給他送的，天上的人給他送飯吃。我以前我也講過，有一個窺基法師到他那趕齋，也沒有

趕到，你們各位大約還記得這個公案。

那麼他有一天呢！因為年老啊，走路就跌倒了，跌倒啊，這個四大天王啊，這個北方這個天王啊，的兒子，就來啊，把他扶住，扶住啊，他一看，這是一個天人來護持他，他就問他，說，世間人呢，都歡喜讀這個鳩摩羅什法師所翻譯的經典，那麼是什麼道理呢？

這個天人就對講，說，因為啊，鳩摩羅法師啊，他生生世世啊，都發願，「有佛出世，他就要來翻譯經典。那麼在過去七佛呀，到現在，都是他翻譯經典；所以他所翻譯的經典，是一點錯誤也都沒有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我們現在能得到明白這個《法華經》講這個《法華經》聽這個《法華經》這都是啊，鳩摩羅什法師的功德。如果他若不翻譯過來，我們就不容易聞到這個佛法。所以呀，現在我們沒有聽經之前，先要對這個鳩摩羅什法師啊，存一種啊，感恩報德的心。

感恩報德，怎麼樣感恩？怎麼樣報德呢？我們就要發願呢，也要弘揚佛法，也要啊，把這個經典呢，想法子多翻譯一點；啊，由這個梵語，翻譯成英文，翻譯多一點經典，這是啊，啊，繼承這個鳩摩羅法師這種的志願

去做去。

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。

這個「姚秦」：亦乎苻秦，亦乎嬴秦，那麼這是一個時代的名字，就是啊，姚興這個時代。「三藏」：什麼叫三藏呢？三藏，就是「經、律、論」這三種。經啊，就是「經藏」；律，是「律藏」；論，就是「論藏」。經啊，梵語叫「修多羅」翻譯成中文呢，就叫「契經」。契呀，就是契合；經啊，就是經常之法。

這個契合呀，就是「上契諸佛之理」上啊，合這個諸佛這個理。「下契眾生之機」往下邊說，和這個眾生這個機緣，相契合，這叫啊，契經。意思呢，就是這個經典呢，和諸佛的妙理是一樣的。那麼對著眾生的機，也是啊，很相當的，可以用它來呀，教化眾生。

這個經呢，裏邊包括著定學，定，就是講「定力」。這個律藏，律，就是「戒律」。戒律啊，以前已經講過，有五戒、八戒、十戒、十重四十八輕戒、比丘有二百五十條戒、比丘尼就有三百四十八條戒，有這麼多。

那麼這個律啊，就研究這個戒學，戒律，戒律。那個戒律啊，它有什麼好處呢？你若有戒，然後生定。這個論呢，論，就是包括慧學。經、律、論，也就是戒、定、慧；經，就是定學；律，就是戒學；論，就是慧學。所以呀，也就是戒、定、慧。

這個論藏，論藏啊，是佛當時，和各弟子，所講的道理，義論的道理。那麼以後的祖師，就佛的弟子，也啊，互相啊，討論這個道理，而啊，著作這個論。好像大乘起信論，啊，百法明門論，成唯識論，大智度論，這啊，很多的這個論。這論呢，就是包括一切的智慧，所以這叫三藏。

為什麼叫它叫藏(卍尤)呢？藏者，藏(彳尤)也，就是包藏著很多道理在這裏邊，這叫三藏。

姚秦，就是時代。三藏，就是經、律、論這三藏。

「法師」：怎麼叫法師呢？這個法，就是「佛法」；這個師，就是啊，這個「師表」。師表，是啊，能給人家做一個榜樣，做一個模範，做一個好的法則，這個叫「師範」。那麼這個法師啊，有的時候說，「以法施人」以這個佛法，來布施給一切眾生，啊，這叫法師。

有的又一個講法是，「以法為師」以這個佛法，做他的師父，這也叫法師。

以法施人也叫做個法師，以法自師也叫個法師。所以呀，這個法師，也有很多種，不過現在啊，只知道大略的意思就可以。

「鳩摩羅什」：這個法師是誰呀？啊！是哪一個法師啊？是鳩摩羅什法師。鳩摩羅什，也是梵語，翻譯中文就叫啊，「童壽」(童啊，就童子的童，啊，就是啊，那個月光童子，啊，不修這個水光定，那個童子)。童子啊，就是個小孩子，男的小孩子，這叫童子。

壽，壽就是壽命。長壽、或者短壽，夭壽。這個壽呢，在這啊，就當長壽講，當個老年人講。這是說的這個鳩摩羅什啊，他雖然是個小孩子，是個小男孩子，可是啊，他有這個長者的風度，有這個長者的德行，有這個長者的思想，所以呀，叫童壽。童啊，就是young boy；壽呢，long life；是不是這樣翻譯？啊，就是啊，啊，Young boy has a long life。

這是怎麼樣？這個小孩子，而有老年人這種啊，德行，這種德行，這種道德，所以呀，並不是他的壽命啊，長；而啊，有這個長者呀，這個壽命長這個人的德行，這種德行，所以叫童壽，這是鳩摩羅什法師他啊，這個名

字。

「譯」：譯，就是翻譯，就是辯譯。翻譯，也就是啊，把它由印度話翻譯成中文，那麼翻譯成中文這個意思，是和梵文是一樣的。所以中國的佛經，和印度的梵語的佛經，那麼意思啊，是一樣的，那麼這是翻譯的人。

翻譯人，為什麼要把這個翻譯人呢，放到前邊？因為當時啊，如果不是鳩摩羅什法師到中國來，提倡翻譯這個經典，這個經典呢，就不會這麼快傳到中國。因為紀念鳩摩羅什法師他的這種功德，所以呀，就把這個鳩摩羅什法師他的名字，記載到這個經的前邊。

這也是一方面紀念他的德行，一方面是要鳩摩羅什法師他負起這個責任，有什麼錯的地方，翻譯不對了，是啊，因果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呀，有這種種的意思，啊，把這個鳩摩羅什法師的名字，記到這個經的前邊，而作這個後人一種永遠的紀念，永遠呢，不忘鳩摩羅什法師這種的功德。